

瞻前顧後·有妳同行

高惠宇

「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中華民國分會」去年慶祝成立滿20週年，今年起新一屆的理監事會扛起下一個20年的開始，承先啟後，希望我們不辜負過去，不逃避將來，帶領大家走出繁榮的會務！

在新聞界工作一輩子，大部分時間是撰寫評論時事，偶爾寫些抒情散文，我常常想：自己是一個女記者還是一個女作家？多麼盼望：記者的理性敏銳和作家的纖細溫婉都能在自己身上同時養成。因此，女記者和女作家有什麼不同？沒有！都是有本事將理性與感性涵養在心性裡頭的女人！所以我們會裡這本持續出版了20年的刊物，就從本期開始，正式正名為：《女記者.女作家》。

經濟雖進入不景氣，但辦活動總是需要錢，人助不如自助，我們5月底試驗性舉辦了一次公益義賣會，籌備倉促，經驗不足，但大家一起捐輸、一起出力，拼拼湊湊也募集了超過40萬元新台幣，除捐助已接觸的三個弱勢團體外，也留下少部分做為下次辦理公益活動的經費。明年底我們希望擴大義賣的規模，有心的妳現在就可以開始囤積或徵集有價值的舊物了！

義賣會的額外收穫是：好幾位久未聯絡的會員又回來了！

6月初與幾個本會作家會員閒聊，發現國中升學基測要將「作文」這科開始計分後，教中學生如何寫作文變成我們會裡很多名作家、名記者們可以盡力的領域，我這個做理事長的陡然發現：是開始向社會各界推薦我們才藝會員的時候了！下次為這個議題開會時，盼望妳能來提供意見。

從這一期開始，《女記者.女作家》由出版組召集人宋雅姿擔任總編輯，面貌與內容都做了調整，如果妳覺得刊物值得推薦與推廣，請告訴我們該往哪裡寄或往哪裡送。

地球暖化，炎夏來得特別早，暑假期間有些姊妹將出國居住或遠行度假，有些姊妹在為子女升學忙碌，無論妳在哪裡，希望大家都能保重身體，有個充實愉快的夏天！也別忘了有任何意見或趣聞時，隨時打一兩行訊息傳給我們：

高惠宇 | kao.news@msa.hinet.net、alicekao88@yahoo.com

劉錫澄 | hsicheng_liu@emg.com.tw

歐陽元美 | agnesouyang@hotmail.com

宋雅姿 | yachih329@gmail.com

預約下一次的美麗——義賣會心情分享

溫小平

四月底接到AMMPE的電子信，知道新上任的理事長高惠宇要辦一場『我的舊愛 你的新歡』二手物品義賣會，鼓勵大家以珍惜資源的精神捐出舊愛，完成助人心願。

我一看時程表，只有兩天收件、整理、標價，已經連續舉辦多年跳蚤市場義賣會的我，直覺這怎麼可能？時間太短了。

於是，雞婆的我，雖不是實際負責的理監事，忍不住自告奮勇參與這一項愛心行動，想要貢獻微薄力量。

接連參與兩次會議，擔心人手不足，5月24日收件當日，我力邀剛從巴黎學服裝設計回國，曾幫忙我義賣二手衣的表弟，協助熊旅揚的服飾標價工作。蔡文怡帶著兒子和家裡的鐘點女傭，蘇玉珍大姊也帶著幫手趕來協助整理，高雷娜請女兒找來康福搬家公司為我們運送文怡向女青年會借來的服裝吊架和人體模具，接著又由秘書長歐陽元美押車到關渡大愛電視台收取葉樹姍募來的大批物品，然後再轉往南港中視去取佳珍為會裡清出來的會訊期刊和一些剩餘禮品。代替出國的丘秀芷來服務的陳祖彥和美編楊美智，一連三天都認真負責從早到晚忙個不停。

理事長高惠宇，眾家主播葉樹姍、李豔秋、沈春華、陳藹玲、陳月卿、汪用和、周嘉川、熊旅揚、盧秀芳、沈依婷……的服飾和皮包，諸多作家姚宜瑛、梁丹豐、丘秀芷、蓉子、楊小雲、宋雅姿、應鳳凰、高雷娜、徐卉卉、陳艾妮、六月，加上資深媒體人蘇玉珍、趙鏡涓、夏蘇、王力行、傅依萍、李慶安、梁嘉木、王美玉、蔡文怡、歐陽元美、吳鈴嬌、汪季蘭、陳揚琳、李蜚鴻、陳小凌、褚鴻蓮、陳淑華捐贈的家飾品和出版品陸續送到，呂秀蓮副總統送來一幅喜氣十足的版畫。元美則頂著大太陽四處載回無法親自到場的會員捐贈物，還要趕著到後車站和大賣場採購吊牌、吊桿、衣架、海報紙、文具等器材，身上的汗水不知流了多少，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

望著陳藹玲提供的福安紀念館地下室東一堆西一堆的物品，有人覺得好多好多喔！怎麼整理得完？我卻暗暗發愁，義賣品實在太少了。一直陪著我們整理標價的蘇玉珍大姊，立刻打電話給她的朋友求助，嚴長壽先生慨然應允捐出他的個人西裝十幾套，范宇文也捐出兩箱衣服。熱心的樹姍除了搬來自己的衣物和皮包，另外張羅了林臣英和張國富設計師的服裝，還有廠商捐贈的幾箱皮鞋，最有意思的是，連她搭乘計程車遇到的司機也捐來一大盒小豬存錢筒和玉飾品。陳藹玲更是把MoMo購物台賣得嚇嚇叫的保養品和化粧品也拉來設攤助陣。吳鈴嬌攜來首飾設計家龔遵慈的一座紫砂佛像和油畫，畫家侯翠杏的筆記本、便條紙、杯墊等。元美的朋友馮菽也捐來空中小姐人偶及撲克牌兩箱。秘書長還忙著通知相關的會員聯繫各家平面和電子媒體來採訪『你的舊愛 我的新歡』二手物品義賣會。我在前一個禮拜佳音電台的節目中播出活動訊息，蔡文恂還在『藝文生活家』節目中為AMMPE做了專輯，趙鏡涓也安排員警廣播電台Call Out 訪問高惠宇談此次義賣活動的籌備經過。

5月25日，又是忙碌的一天，一邊接受陸續送到的物品，一邊要把整理好的物品往11樓義賣場地搬，事前就已設計好海報的蔡文恂帶著學生和女兒來裝置現場及大門入口玄關，還有記者會的現場。褚鴻蓮、李宗慈、吳鈴嬌……沒有一個人是空閒的。記者會到場的主播更是眾星雲集，除了老牌的主播周嘉川、熊旅揚、陳藹玲、葉樹姍，還有徵召來的方念華、廖筱君、靳秀麗，畫家梁丹豐及名作家楊小雲、張典婉、葉文可，連有要事去北京出差的傅依萍也兼程趕回來，大家不分排名大小，只希望能為義賣會當天號召更多的人到場。

我望著不算太大的場地，配置二、三十位元的工作人員，決定把空間好好規劃，除了動線流暢，還要利用有限人力，兼顧前後場的攤位。我們忙到夜裡九點多，總算把所有展售物品一一歸位，惠宇說，看起來還真有職業水準呢！

5月26日，早上9點多，服裝飾品、皮包皮鞋、器皿小家電、書籍文具、精品拍賣、MoMo台及財務等各組負責人各就各位。因為擔心人手不夠，我又將兒子和女兒帶來，雷娜的女兒也前來協助義賣，其他來幫忙的傅依萍、陳淑華、徐卉卉、李宗慈、周嘉川、俞金鳳、余玉英、陳小凌、趙妍如、劉錫澄、蔡佳芳、蘇慧芳……陸續趕到，不到11點，就已經有人湧入會場，許多會員都是第一次參與義賣，第一次叫賣，第一次當店員，既興奮又緊張，生怕手忙腳亂有所閃失。

高惠宇、葉樹姍、汪用和、高雷娜、沈依婷，都在現場拍賣精品，梁丹豐老師原本提供的兩幅水彩畫和兩件觀光局以其畫作精製的絲巾，一掛出就有買家接手，她又將畫匣中另一幅備用的畫作捐出，很快就被行家搶購走。陳月卿捐贈的Vita mix全食物料理機，龔遵慈捐的紫砂佛像和油畫都為義賣增添不少收益。作家楊小雲、葉樹姍、周嘉川、陳月卿、應鳳凰……等人在義賣場地入口處為購書者簽名。

我負責皮包的攤位，耳邊不時傳來客人的讚美，還不斷聽到會員說，下一次她也要捐東西，還有會員興致勃勃說，下一次她也要幫忙賣東西，隱隱約約感覺到，這一次的義賣，不但達到為弱勢團體募款的目的，也聯繫了彼此的感情。原本陌生的會員之間，也因為共同付出努力，彼此間熟識了，這真的是比會員大會更好的交流。

重頭戲是前臺北市長馬英九先生在下午四點鐘的到來，他的環島鐵馬行所穿的黃色T恤，被他的熱心粉絲叫價到了一萬元。剩餘的物品也幾乎賣到所剩無幾。不管我們捐出了一百、一千或一萬元的物品……，或是當場幫忙販售喊到口乾舌燥的會員，同心協力完成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我起初的擔心，轉為一聲大大的驚嘆！

五點多，正式落幕，惠宇掃著地，大夥打著包，大扇的玻璃窗外，夜幕已經低垂，即使渾身酸痛，大夥依然預約了下一次的美麗，希望這一項愛心行動，成為AMMPE彼此相愛的開始。

附註：義賣會當天剩餘未賣掉的東西，由歐陽元美、蔡文怡、高雷娜、溫小平整理後，將其中一部分捐給光仁二手商品館，另一部分捐給伊甸基金會，書籍則轉贈給富邦文教基金會，所有物品都作了妥善安排。除將借來的服裝吊桿和吊架裝運送回女青年會和基督教會，並把福安紀念館的場地清理乾淨歸還富邦文教基金會，結束了這次極具意義的義賣活動。

我的舊愛，啊！你的新歡

高雷娜

「我的筆呢？不會也被妳納入義賣品了吧？」

望著老公到處找他的「萬寶龍」，我故意尋他開心的猛點頭。於是，他付了一千元，發現筆其實就插在自己的襯衫口袋裡，而我則買空賣空，在世界女記者作家協會主辦的「舊愛新歡」義賣會前夕，就收到了第一筆的義賣所得。

類似的戲碼，那幾日在各會員的家庭不斷上演。資深記者、本會秘書長歐陽元美翻出兒子衣櫃經年未穿的衣物準備捐出，他立刻一件件的每日換穿，讓舊愛搖身成為新歡。女作家楊小雲的女兒沉迷於百貨公司的贈品遊戲中，臥房裡的化妝品成堆成箱，她挑出數十件的口紅、指甲油、眼影……，聽說每件才要賣一百元，她女兒馬上出雙倍的價格回收。

不過，不能或是捨不得割愛的東西畢竟極少，打開伊媚兒的會員通訊，每天都看到新舊衣數十件、皮鞋多雙、皮包數只、瓷器一批、書籍一箱……的捐輸物品清單湧進信箱。

要辦義賣會，是新任理事長高惠宇的提議，自從成為「生活簡單就是享受」的信徒，她已多次響應其他社團舉辦的義賣會，把家裡成堆的書報雜誌、幾箱衣服、沒用過的小家電……陸續都送了出去。由於用力做了善行，也讓家裡變得清爽，聰明如她，上任第一個活動就推出了這場名為「舊愛新歡」的義賣會，要大家效法她力求簡約的精神，把生活中不必要的東西一一減去。

既是曾經珍愛過的書籍、服裝、飾品、鞋子……，在清理時自然總有許多塵封已久的回憶伴隨其中。一本讀者文摘出版的《寰宇奇景》，開啟了我遨遊世界的夢想；《幼獅少年百科全書》曾是一雙兒女做功課時的良伴，那段苦樂參半伴讀歲月，今已遙不可及；《何凡文集》出版時我是第一位訂購者，睹物思人也念起林海音阿姨當時拉著我與他們夫妻倆合影留念……。

從衣櫃挑出了幾件大衣，咖啡色毛皮這件曾上過洛杉磯時報，是妹妹畢業展的作品，雖然一部分鑲皮在潮溼的氣候下已呈硬化現象，但因是妹妹親手設計、縫製，所以我留存至今；棗紅色的毛呢大衣是為了抵擋維也納的冰雪天，才花費千餘歐元買下禦寒；米色麂皮加手工刺繡的花大衣，據說是美國影集「六人行」裡的Phoebe曾穿過的式樣，辛苦的從紐約帶回來，卻一直沒機會穿上身，註定了「有緣相聚」卻「無緣相守」的命運。

珠寶盒裡面裝的更是滿滿的回憶，一條黃澄澄的心型項鍊，是我第一件名貴首飾，那是媽媽的遺物，雖然樣式早已過時，卻是我永遠的最愛；幾副K金耳環是當年開始工作，買來慰勞自己筆耕的辛苦；一隻圓鑽戒指，是老公在美國受訓時，省吃儉用買給我的聖誕禮物。翻了許久，幾乎每件都由感情串成，如何割愛？最後，捐出來的全是各色寶石項鍊：粉晶增緣，黃水晶添財，綠幽靈賜福，五行珠……。

巡視家中各個角落，烤麵包機、小燉鍋、馬克杯、燭台、座鐘……，愈來愈多不曾用過或極少使用的物品，都一一裝進了要送去義賣的紙箱裡。這些東西很快就堆滿了兒子整個房間，從床上到地下，從桌面到桌底，好在他有課要補，這個暑假不能回台，不然真是連個睡覺的地方都沒有。

望著倉庫般的房間，覺得自己真是該虛心檢討了，哪次逛街有空手回家的記錄？哪次出國沒加個皮箱回來？每個包包、每雙皮鞋、每件衣服、每樣首飾，都自以為是缺它不可，結果有多少是從不曾用過？或一兩年就不曾穿戴過？

不過，在舊愛新歡義賣會上，看著自己的舊愛，一樣樣成為現場有緣人的新歡，我又決定要繼續享受購物的樂趣。雖然節約是一大美德，但如果我們姊姊妹妹平時不努力消費，來年的義賣會不就辦不成了嗎？

追憶17屆AMMPE世界年會在臺北

傅依萍

去年10月底在臺北舉行的世界年會，從參與籌備，到最後圓滿閉幕，感覺像洗了幾次三溫暖。姊妹們事後碰面，都對大夥竟然真的辦成了這次大事，感到不可思議，莫不長籲一口大氣。

會訊主編宋雅姿告急求救，硬要我寫篇稿子回憶這次世界年會，只好趕緊從電腦箱底把它翻出來，重新檢視一遍。

世界年會能夠辦成功，前總會會長兼本會理事長沈春華是最大功臣。春華知人善任，領導有方，做人周到，謙和有禮，讓大家願意不計較個人得失，全力付出心力，完成各自分配的任務。

大凡國際性會議要想成功，一要有錢，二要有人來參加，三要有夠份量的貴賓和論文，四要有良好的接待團隊。

沈春華，趙鏡涓，丘秀芷，梁丹豐，蘇玉珍，高惠宇，陳藹玲，葉樹姍，李艷秋，傅依萍等姊妹們使出渾身解數，幾度出面向外交部、新聞局、觀光局等單位爭取到贊助經費，先把錢的問題解決了。

春華，惠宇和依萍廣發郵件，通知各國會員組團來參加，最後墨西哥和智利各組了十多人的龐大代表團，成為此次與會的外國主力部隊，人也有了。

大會貴賓，我們請到呂副總統擔任開幕致詞，等於服下定心丸，因為副總統到場，一定會帶來大批媒體，場子一定熱鬧。結果呂副總統致詞時，對著坐在前排的李艷秋說，媒體比戰場上的將官更具威力，李艷秋節目的威力，比國家軍隊武器還大。這一席略帶幽默調侃的話，幾乎成為各媒體報導的主題。

開幕當天我們臨時安排與會各國代表跟呂副總統在貴賓室短暫晤談，結果大家又是送禮物，又是拍照，賓主盡歡。

開幕典禮上，我們也請到20年前一手促成我國參與AMMPE的陸以正大使致詞，深具意義，陸大使當天還用流利的西班牙文致詞，讓許多外國會員倍感親切。陸大使一致完詞，就受到墨西哥和智利代表們包圍，像偶像般被要求合照。

應邀在各分組會議提報論文的，也都是各領域佼佼者，本次大會主題：「網路衝擊下的媒體發展」，廣播電視論文提報人是台大新聞研究所張錦華教授；電子報論文提報人是聯合線上總經理劉永平；平面媒體論文提報人是政大新聞系教授蘇蘅；電子寫作提報人是智慧事業體總編輯沈怡和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執行長楊雪紅。並請到名作家，新聞局駐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平路女士擔任評論人。

接待團隊方面，姊妹們原本在各自工作崗位上都曾身經百戰，做事經驗豐富，應變能力也強，臨時為世界年會組成工作團隊，彼此有默契，又能同心協力，遇到種種波折總能互相補位，及時化解。

李艷秋、李濤夫婦在年會期間設宴款待全體與會會員，有情有義。

年會最後順利選出智利會長葛洛莉亞·雷瓦女士（Gloria Isabel Leiva Montenegro）為新任總會長，沈春華成功交棒，卸下重任，心情輕鬆不少。

不少外國會員會後來信，對這次年會受到的熱情款待和禮遇表示感謝和難忘，相約2008年智利見。

初春探視邵曉鈴

傅依萍

3月3日，元宵節的前一天下午，幾位資深女記者作家協會成員從臺北搭火車到台中，探望台中市長夫人邵曉鈴。

行程安排是委請丘秀芷姊負責聯絡，原本以為要到醫院病房去看邵曉鈴，臨時獲知，邵已返家度週末，改在新居接見。

在台中市文化局長黃國榮招呼下，大夥進入胡市長今年一月剛遷入的新居大廈，被引到大廳後面的公共會客廳。坐等邵曉鈴現身前，彼此交換著各自昔日與邵相處的情形，不知經歷重大車禍奇蹟復原的她，是否還記得我們？

一月中旬，聯合報發行人王效蘭女士曾帶同蔡琴等人去醫院探視邵曉鈴，次日聯合報刊出的報導，令人對邵進步的狀況感到振奮。當時，胡志強市長曾以「耶誕樹的閃燈」形容妻子的記憶，他說，正常的閃燈會照順序閃過，但邵只閃了二、三成的燈，而且沒有按照順序閃亮，時明時滅。

當時中國醫藥大學醫院神經部主任蔡崇豪也說，邵曉鈴因腦傷，對語言的理解力只剩七成，「就像一座倒下的書架，書散了一地，要一本本拾回來，按順序排列，記憶才能完整拼湊起來。」

距離那篇報導已近兩個月，其間邵曉鈴在除夕公開露面出院返家過年，並陸續有報導說，她不習慣新居，誤以為醫院的病房是自己的家。

我們幾位，包括現任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中華民國分會理事長高惠宇，前任理事長蘇玉珍、趙鏡涓，及理事陳月卿和我傅依萍等，和胡志強各有不同的交情。胡志強過去擔任新聞局長和外交部長時，對本會一直非常支持，在知道邵曉鈴已可見容，且醫生也贊成友人適度去刺激她的記憶，便相約去探望慰問，也希望能藉著輕鬆聊天，幫她拼湊記憶。

稍候片刻，電梯門開，邵曉鈴在女兒胡婷婷、女醫生及女看護陪同攙扶下，慢慢步出電梯。我們全體起立，看著她踏上幾階樓梯，來到半樓高的會客廳，淺笑盈盈，優雅地伸出右手，一一和大家握手。我們一一自報姓名，她也一一地說：「妳好。」

邵曉鈴穿著除夕出院時那套三宅一生有縐褶的黃色上衣，搭配橘色披肩、灰色長褲。所不同的是，沒戴帽子，露出一頭黑色短髮，手術三個半月後，已長出約五六公分長，後腦勺還貼著一小塊白膠布。

她的眼神顯示不一定記得我們每人的臉，但露出真摯純潔的笑容。臉頰豐潤，在暗淡的燈光下，依稀看得出植皮的痕跡。大家看到她能走路、能爬樓梯、能跟人握手問好、模樣還是那麼漂

亮，不禁慶幸地暗呼奇蹟。她也感受到這批來客充滿善意和友情，原本有些羞怯的表情很快釋然。

婷婷體貼地安置母親在沙發上坐好後，自己斜坐在椅背，從旁協助母親和來客應答。未施脂粉的婷婷，比銀幕上美麗自然活潑，不時哄著母親，逗她開心。

女記者協會前任理事長、前員警廣播電台總台長趙鏡涓說，胡志強當新聞局長時，在一次活動中，邵曉鈴看到趙穿的旗袍套裝很喜歡，趙說那是她自己買布訂做、自己設計的樣子，又便宜又好看，邵就要她帶去同一家布店買布，量身訂做了一套同式樣同花不同色的旗袍。趙鏡涓今天特地穿著這套十多年前的衣服來見邵，看是否能勾起回憶。

結果，趙才說著身上的衣服，邵曉鈴就點頭說：「去買布來做。」顯示她記得這套衣服，一旁的婷婷也點頭說，記得媽媽有這套衣服。

前新聞局顧問、名作家丘秀芷，是我們這群中跟邵接觸較多，時間也較近的，提到帕華洛帝去年到台中時的情形，邵顯得茫然，但說到以前的事，她就突然叫出「丘秀芷」的名字。

一同前去的丘秀芷的兒子符立中，拿出他珍藏多年的一本「自由談」雜誌，封面正是清純的邵曉鈴沙龍照。婷婷一看，就開心地說：「媽媽，妳看，這個美女是誰啊？妳好漂亮喲！」

邵曉鈴注視著封面照片幾秒，謙虛地說：「不漂亮，那是很久以前了……」婷婷說：「這是什麼時候拍的啊，我都沒有見過！」仔細看，原來是民國61年的雜誌，難怪沒見過，她還沒出生呢。

符立中請邵曉鈴在封面上簽名留念，邵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大家趕緊解圍說：「要婷婷代簽好了。」邵便點頭說：「妳代我簽名吧。」醫生後來說，邵還不能握筆寫字。

前華視新聞節目主持人陳月卿，過去跟邵互動頻繁，一來兩人是前後任的新聞局長夫人，二來兩人曾參加同一個「吃飯團」和「合唱團」。陳月卿跟她說起這段，邵竟主動問起：「我記得妳，妳的小孩好嗎？」顯示她記得月卿有年齡很小的小孩。

在東森電視台主持時事評論節目「惠宇看天下」的高惠宇，是現任女記者與作家協會的理事長，她告訴邵很感謝胡志強過去對本會的支持和贊助。邵曉鈴看著高說：「我常在電視上看妳的節目。」

我則拿出從聯合知識庫挑出來的聯合報系歷年刊登有關邵曉鈴的照片和報導，列印出來集成

冊送給她，希望能勾起許多溫馨的回憶。其中有民國62年胡志強邵曉鈴結婚照、兩人婚後離台赴美在松山機場和送行親人的合照、邵演戲的劇照、與兒女的合照、邵以市長夫人身分裝扮成白雪公主、及穿歌仔戲服拜年的照片。

當她看到一張參加金馬獎頒獎與胡志強和女兒三人的合照時，指著穿晚禮服的女兒照片說：「咦，這是我啊！」婷婷指正說：「這是婷婷，旁邊的才是媽媽。」這顯示她能看照片，只是不一定分得出時空，腦中記憶的自己，可能就是年輕時的樣子，才會把女兒當成是自己。

醫生私下表示，邵曉鈴現在週末回到新家，都睡得比在醫院好，顯示她已能接受新居。

歡談約二十多分鐘，大家怕她太勞累，請她回去休息，原想拍張合照留念，婷婷搖頭希望不要拍照，大家也予尊重。

曉鈴離去後，黃局長接著回答大家一些問題，他說，夫人現在已經知道左手臂沒有了。原本裝的護具太重，戴了很不舒服，後來改用塑膠製的比較輕，夫人較能接受。

我們也很關心胡市長的身體，到底他也曾中風過，經受愛妻車禍的打擊，還得強顏歡笑，硬撐著身子骨照顧安慰夫人。黃局長說，市長很堅強，市民的支持和親朋好友的關心打氣，也是支撐他的重要力量。

這次探視，感覺溫馨，我們幾個資深女記者，拋開記者身分，既無咄咄逼人，也沒窮追猛打，反而展露女性善良特質，體諒關懷。我想，邵曉鈴出車禍能受到全國民眾不分藍綠的關懷，她的涵養，氣質，謙和，親切，有禮，是很重要的因素，而經歷那麼重的打擊，仍能挺過來笑臉迎人，讓人打從心底為她喝采。

曉鈴，加油！

一連串的行程

丘秀芷

由於胡志強先生不管在新聞局長、駐美代表、外交部長以及現在台中市長任內，十六年以來，對本會協助甚多，所以去年年下胡夫人邵曉鈴遇到大車禍，會裡許多人都非常關心。

年初，先連繫台中文化局局長黃國榮，於是幾位與邵女士較有淵源的歷任會長及成員，元宵節前一日，國曆三月三日專程南下拜訪，見邵女士的情況恢復很好，大家安心地參加其他加上的行程。

而在中部的陳大松——他稱蘇玉珍為乾媽，也是會裡多人的朋友，邀我們順道參加他們家族的元宵節活動。陳月卿也有好友邀約，加上亞緻飯店即將開幕——董事長嚴長壽過去對會裡贊助頗多。

我和霧峰林家是親戚，於是，原本只是探訪邵女士，多出了一連串的行程。

蘇玉珍大姊領隊，加上前任、現任理事長趙鏡涓、高惠宇，還有傅依萍、陳月卿、我、蘇大姊，探視邵女士之後，在亞緻頂樓法國餐廳“試吃”一頓——本來三月六日才正式開幕。該晚下榻這頂而尖設備非常先進的商業旅館。

第二天我們一早往霧峰去。九人座小巴車子向陳月卿的朋友借的，由藝高膽大的傅依萍開車，她婆家在台中，認得了路，技術更是一流。

車上多了兩位蘇大姊的球友，阿珠與阿花跟蘇大姊一樣人高馬大，巧的是去到霧峰林家，林家兄弟有位特高的林義峻，竟然一見面就認出：蘇大姊、阿珠、阿花，都是三十年前打籃球的舊識。只能說世界真小。

霧峰林家花園曾是台灣首屈一指的林園大家——板橋林家在清代只是富商，沒有官職，沒有文人，而霧峰林家曾出了平定太平天國的林文察，打贏中法之戰的林朝棟，中過舉的林文欽，領導抗日民族運動的林獻堂，組織櫟社（詩社）的林幼春，林癡仙……。

霧峰林家分頂厝、下厝兩大房，房子建築原是五進院落，政府曾出資修，但才修好，毀於九二一大地震，於是又重修。

林家早幾年就設明台中學，萊園之盛也是有名的，雖然經過九二一大地震摧毀，許多文物還保留。我們這幾位雖說是媒體人、文人，但在林家博物館看到了先人先賢的文物、墨寶之後，虔敬親炙，希望下次能安排會裡全體人員來參訪。

林家數兄弟、妯娌與我都是舊識。家二叔祖逢甲公、三叔祖樹甲公娶的是林家小姐，在清末是一件盛事。堂伯父念台伯和林獻堂是至交，而且林癡仙詩文中有多首提到祖父先甲公（字達甫）和

二叔祖。兩家除了是親戚，還是文字交。只是到我們這一代，只有我因緣際會，和林家較熟稔，尤其和林祖密之孫林光輝最熟稔。

四日中午，林家請我們吃了一頓特別的菇類大餐之後，高惠宇和陳月卿要趕回臺北，我請託林光輝老弟開車載兩位名主播返北，他欣然同意。

剩下蘇大姊、趙鏡涓、阿珠、阿花和我，由傅依萍高明的掌方向盤，向南投魚池鄉奔馳。

途中下起大雨來。雨中南投更是山色青翠，我們帶著度假的心情，進了晶園度假小木屋區。陳大松在那兒等我們。把我們介紹給老闆。

我以前去過許多小木屋，卻從未知道這裡有設備那麼好、理念那麼環保的木屋區。

老闆是澎湖人，提供的晚餐是山野菜，餐後跟我們聊天，談著談著，重點放在他特殊的身世。他是養子，七歲養父過世，舅舅不但不照顧他們母子，還很瞧不起他們，養母後來出家，而他，十來歲就到臺北橋頭，以摩托車載人過橋維生，一趟數元，累積著累積著，開過卡車，經營過貨運行，後來打造他的度假村王國。

為了永續，種柏樹、楠木，還有許多喬木，也種不少觀賞植物。度假村稍有規模，九二一地震震垮了一切。他咬緊牙，沒用重建委員會任何經費，自己重新打造家園。

想當時九二一地震，大家熱中捐輸，我還在新聞局服務，好多同事——包括局長程建人，一捐十幾二十萬的。但是除了慈濟很快地重建五十多所學校，政府的步調緩慢，尤其轉到民進黨人士手中，經驗不足，有多人有私心（最近重建委員會主委被起訴是一例），錢的流向繁亂，沒有像慈濟那樣做最完善有效的處理，我就想那時的捐獻……唉！只能說世事難說。

看這度假村沒得到援助，也恢復得很好，也許是這主其事的人，自幼小就淬礪出來的一切靠自己的韌性使然。

度假村住一宿，晨間起床後，又遊園一圈。接著往北走，先到台中潭子，蘇大姊的一位省議員朋友接待我們吃海產，然後還車，坐自強號北上。

中部三天兩夜之行，同時做了很多事，也看了很多，想了一些事。

回來後一次會裡開會，理事長高惠宇說她沒去成度假村，下回，會裡活動去一趟吧！

三天兩夜嗎？我看兩天一夜都有很多忙人去不成，包括高惠宇，到時再說吧！

走過未知

羅蘭

時常我們以為前途是可以預知的，因此我們有許多憧憬。

也時常我們以為前途是可以由自己創造的，所以我們有許多計畫。

但是，更多的情形是，我們並不知下一步究竟是什麼？憧憬會不會成真？計畫會不會實現？答案要到時候才有。

而在這不確定的過程中，我們所能做的也只是盡最大努力，準備為自己前程鋪路的素材，希望做好這工程。

我們都是從「未知」走過來的。

當走過來之後，再回顧這過程，或許才可看到一些已經呈現的已知，而此刻，我們又正朝著另一些未知摸索著前進。

前程充滿著未知。

儘管你的日曆上早已排滿計畫與行程，但如果回顧曾經使用過的日曆，你會發現，那些「已知」的行程並不太會影響你，倒是其中有許多中途偶然楔入的臨時事件或小小的意外，才是使你走向今天的重要關鍵。

而只有當你從許多未知行走到了一個已知時，你才知道那關鍵的真正重要性。於是，我們把這些關鍵稱之為「命運」或「運氣」。

命運或運氣促成一些事實，改變一些道路，使生命在顛顛簸簸之中，經過了奮鬥，克服了一些挫折，實現了一些夢想，於是，我們又再從一個無人能夠改變的「已知」，奔向另一個不可解的未知。

沒有人敢說他對前途是肯定已知的，他只能說，他比較勇於去實現計畫或他有突破困難、披荊斬棘、創造環境的威力。

但即使是這樣的人，也會在無形中受到環境中的某些阻力或助力。他最大的力量也只是其中一份重要的因素而已。

大的事實，例如發生了戰爭，發生了天災，或忽然有人去世。而這些事實，有時影響了你後續

的發展，或許它帶給你一些困境；或許它帶給你一筆財富或好運而改變了你的前程。

這改變有時是往好的方面發展，有時是往壞的方面改變。你所不能預期的是，什麼樣的、為你所不能立即發現的事，正在你的旁邊進行著而會影響你。

或許事後你才會看清楚它的來龍去脈，但那已經是「事後」了。

而小的事實呢？它可能小到一顆因為天熱而長到你臉上的痱子，一隻蚊蟲的叮咬，讓你皮膚發炎，一次不小心的受傷，一封信，一次偶然的路遇，一個朋友無意間的一句話……

當時你不知道它們會發生，你也不知道它們的發生會影響到你的「日後」。

對當時的你來說，日後的一切都尚在未知。

我們其實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當我們在「未知」裡，我們以為前程是在由自己掌握著的「已知」。而當我們走過來之後再去回顧，才有機會發現，那來時的路上，曾經有過那麼多當時的「未知」。

人生很短，百年左右的壽命，在時間流程所占的位置極其有限。

而我們自己以為日子很長。於是，在這百年左右的日子裡，我們奔走辛勞，認真執著，「常懷千歲憂」而不可終日。

這「千歲憂」與「不可終日」的感覺，其實都是來自對得失成敗的種種「未知」。

於是，到了某一天，許多路，終於走過來了，也有暇回顧的時候，才發現，原來你早就應該知道，自己當時是處身在什麼情況？也才發現，某些小到使你未曾注意的事實，卻曾經改變了你的命運，而你只能在這百年左右的人間之旅的過程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走過來，突破過一些小小的關隘，或走向了一些小小的波折，它們在宇宙萬有的眼中，實在非常渺小；但對你這「百代之過客」來說，卻都曾經是嚴重的考驗，使你不敢掉以輕心。

因為我們渺小，所以某些渺小的事是重大的。

因為我們所知有限，所以某些看似「偶然」的事情並非那麼偶然。它們很可能是命定的，只不過，我們的見解或知識都還不能去解釋而已。

磺溪之歌

姚宜瑛

六二哥極富同情心，樂於助人，對人人都好，往往飯吃到一半，有電話找他，他就風似的奔去了……我常說他是濫好人，好事之徒，什麼事都攬在身上，他笑著說：「人總有困難的時候。」……

每次坐車經過天母西路附近的一條小路，我總想起六二哥。

我十分喜愛這條無名小路，雖然雜樹野草叢生，但亂草間有淙淙不絕的溪水聲，雖不見它的容顏，也不知它來自何處或奔向何方，但輕柔的水聲，洋溢著大自然的喜悅和恬靜。又野草間長滿了小白花，時開時落。溪對岸也是茂密的野樹藤蔓，密密層層，使兩岸交纏成一片山野，完全沒有城市的痕跡。

六二哥在中央通訊社工作，宿舍在天母，我去看望他，如果是我兒佑維駕車，我總要他走這條小路，親近溪水的聲音。

六二哥是我三舅舅的兒子，我們自小住在同一所四進大宅裡。他出生的那一年，正逢外祖父六十二壽誕，所以取名六二。他是我在台灣唯一親如手足的表哥。

抗戰時隨三舅、小舅家逃難到叫莊村的鄉下。村子裡有位老秀才的孫女叫芬，圓圓的蘋果臉，閃亮著一雙大眼睛，活潑明麗，十分討人歡喜。她在城裡念師範，逃難才回到家鄉。村前柳蔭裡，常見到她和六二哥的身影。不久，村子裡一位極有名望的長者來為六二哥和芬姊姊作媒，闔家歡喜，只有三舅舅竭力反對。三舅嗜大煙，平時對人極嚴苛凌厲，雖然寡言，但他的話句句像刀一樣鋒利，他斷然反對說：「門不當，戶不對。」又嫌人家是鄉下人。母親護著六二哥說：「鄉下人也有中過舉的讀書人家。」三舅母喜歡芬，把當年陪嫁的金飾找出來，準備作聘禮，她說雖然打仗，規矩禮數還是要到，等打完仗再完婚就好。但三舅舅仍堅決反對，日日大吵大鬧，母親和小舅再三勸說也無用。那時他正在戒煙，抗戰時買不到煙，不戒也不行。三舅舅是沉鬱、灰暗不散的烏雲，密密層層，籠罩著三舅一家，不久六二哥就離家，輾轉跋涉投奔大後方重慶去了。

三舅母因思念六二哥，日日流淚，常哭溼整條手絹。尤其是一天將盡的黃昏時分。至今我還記得她悲泣的聲音。

三十八年他到了台灣。

四十七年他任職中央通訊社。

七十二年，我隨文友們去菲律賓訪問，臨行前六二哥給我一電話號碼，說是中央社外派的記

者，要我問聲好。我在離開馬尼拉的前一晚才得空打通了電話，當晚一雙年輕人來訪，秀麗的女士並送了我一顆黑珍珠。多年前，民風儉樸，黑珍珠還是少見，我再三推辭，她說在臺北時受過六二哥的照拂，時間匆促來不及款待我，以此作為紀念。她即是從中央通訊社、台視退休的藝術家陳淑華女士。

馬星野先生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時，六二哥是經理部主任，他極佩服馬先生，說他正派、廉潔又儉樸，家裡一套舊籐椅用了幾十年，真正是一塵不染的高潔，我想中央社同仁和許多新聞界朋友都會懷念馬先生。

六二哥極富同情心，樂於助人，對人人都好，往往飯吃到一半，有電話找他，他就風似的奔去了。同事家有事，生病住院，或朋友有了困難都來找他，我常說他是濫好人，好事之徒，什麼事都攬在身上，他笑著說：「人總有困難的時候。」他是由衷的樂意幫助別人。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陰雨微寒，彷彿冬天尚未走遠，我到敦化南路一間雅致又寬敞的工作室，拜訪已從中央通訊社退休的李萬來社長。他和六二哥是老同事老朋友，人前人後稱六二哥為恩人。在現實、勢利、涼薄的社會裡，會記得別人的好真是難得。我十分好奇，一定要問明白。原來李社長是嘉義人，多年前，他在中央社當記者，要訂婚的時候，沒有適當安置聘禮的地方，而對方是嘉義望族，幾經周折，男方新房就設在六二哥住處。而當時六二哥也借住在朋友家，聘禮一盒盒從六二哥住處送到新娘家，那是簡樸、平實使人懷念的年代！李社長笑著說：「他是火把，自己最困難，也要照亮別人。」

六二哥很疼愛我的孩子，當他們稚齡的時候，我和天溥逛街或看電影，就把他們「放」在舅舅宿舍裡。那時中央社宿舍有一部分在西門町附近的峨嵋街，他的房間很大，同住的一位同事，常穿著栗子色的衣服（日前在電視上見他，依然著栗子色的外套），他好讀，不論是坐著或躺著總是在看書，人很和氣，六二哥說他人很好，但兩人並不太親近，六二哥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後來那位先生考取第一屆英國留學生，去英國深造，回國後投身政海，他就是許信良先生。

有一天嫂嫂告訴我，家裡來了一位婆婆，已住了好久，請我有空去看看。我吃了一驚，我自小在外婆家長大，幾十口的大家庭中，哪有什麼婆婆，而且他房子狹隘，哪有地方可住？嫂嫂曾經患腦瘤，在榮總開刀，治癒後她感激榮總使她重生，就在榮總當義工，幾年以後才在榮總工作。平時她十分忙碌，還得照顧兩個上中學的女兒，婆婆來了當然還得照顧婆婆。嫂嫂沉靜寡言，賢淑又勤勞，過日子十分儉省，我深知她是萬不得已才告訴我。六二哥來家裡，我問起婆婆的事，他只輕描淡寫說老人家暫住幾天而已。過了好些日子，我得空去探望嫂嫂，以為婆婆早已搬走，但見小客廳裡，端坐著一位眉清目秀的老人家，著一身黑旗袍，氣質優雅。我一看就明白是南方讀書人家的老太太，想來是同鄉又同宗，老來無依，無親無故，也許還有不得已的辛酸，才被六二哥接回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萬分同情，但是他時時伸手幫助別人，而不顧及自己，也常常弄得左支右絀，身上的西裝已穿了幾十年，但他和嫂嫂的仁慈和同情心，使我深深佩服。婆婆搬走是在好幾年之後了。

母親來台灣，那時，兩岸未開放，六二哥幫著各方奔走，見到母親，他跪在母親懷裡流淚不止。母親哭著：「六二啊，三房就你一個人了。」

六二哥家兄弟姊妹皆歿，三舅和三舅母早已過世，老家長輩都沒了，只有母親是他的至親長輩。他幾乎每天下班後就來看母親，還提著老人家愛吃的甜食點心等等。馬星野先生離開社長職位，他也離開經理部。他依然十分忙碌，有困難時只要找到他，他永遠分擔別人的重負或憂傷。

有天晚飯後，母親對我說：「妳去幫六二買雙鞋，看他腳上的鞋後跟都要掉了。」

我們正在看電視，見畫面上一位男主播侃侃而談，六二哥脫口而出：「這小子，西裝革履的，借的錢不還。」

我大驚，知道借錢給這位主播已十幾年前的事，我笑著說：「我幫你去要。」其實我也不知怎樣要：「就寫封信去吧！」他立刻沉下臉，一本正經：「怎麼可以去要，妳別胡鬧。」他愛面子也維護別人的面子，事事總先想到別人。

七十五年他從中央社退休，據說中央社只有他一人歷經人事部主任、經理部主任、祕書室主任，三個單位的主管。退休後他勤練書法，他習《靈飛經》，字字工整，一筆不苟，我說像他人。他刻意寫了一幅大中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送給母親，姑姪二人在大餐桌上看字，母親戴著老花眼鏡，一字一句念著，忽然指著一個「外」字說：「六二啊，這一捺不好！」母親心直口快，垂垂老矣，依然是直言不諱。六二哥臉上訕訕的，看了又看：「是寫得不好，改天重寫。」過了不久，他真的又捧著重寫的〈蘭亭集序〉來。我請一位技藝極好的裱畫師傅裱好，大家又圍坐著喝茶看字。我永遠難忘那個溫暖的下午，新沏淡淡的茶香似有若無，母親說起老家一年四時八節，掛字畫的規矩和許多舊事，氣氛十分溫馨。六二哥臉上有得色、有喜色，我要把字立刻掛上，但原位置掛了一幅百菊賀壽古畫，是母親九十大壽時選來祝壽的，六二哥堅持不讓我取下。

八十二年他回大陸探親，昔日熱鬧的大家庭已粉碎，他黯然回到台灣。

八十四年是哀傷的一年，他不幸得肝癌，嚴重失眠，常在深夜和我通電話，說心頭有把烈火在焚燒，燒得他徹夜難眠。我知他最不放心的是兩個就讀中學的女兒，但每次我和天溥去看他，竟無法說一句安慰的話，因為在死神之前，他清晰的看到自己的絕望。那時母親過世已八年，我常對著

母親的遺照默禱：母親啊！他是如此善良、厚道，請保佑他，給他一點希望。

八十四年七月六日下午，嫂嫂來電話，她十分焦急，說六二哥要交代後事，急著和我見面。我心急如焚，帶著剛從美國趕回來看望舅舅的女兒去榮總，車駛過那條充滿野趣的小路，景色依舊，死神卻將來臨，我忍不住哭泣。

病床上，他骨瘦的身體在棉被下彷彿是張紙片，黯黃乾枯的臉上，瘦得只剩一雙絕望又期待的大眼睛。他看到我立刻泛出淚珠，抖顫的握住我的手，吃力的喘著氣，一口又一口，發出嘶啞又淒涼的聲音。嫂嫂在他耳畔大聲說：「你看看之美是趕回來看你的，你振作點！」他掙紮著像要說話又發不出聲音。嫂嫂急忙遞給他一個小本子和筆，他手抖已寫不成形，而喘氣聲一聲聲的急逼，我在他凌亂的筆跡裡，依稀看出是德、珍兩字。我突然明白他的意思，是囑咐我要帶兩個女兒回老家去，以前他常跟我說起，這是他的願望。但思念中的老家早不在了！我只好含淚點頭。

他仍不斷喘氣，在誦經的梵音中，他用最後的力量和死神搏鬥。他不肯，不捨離開人世，但他眼神漸漸黯淡，似油燈將滅。

他於六日過世，享年七十六歲。

六二哥去世後一個多月，有天夜半我被電話鈴聲驚醒，一陣低沉、沙啞的聲音傳來，「六二走了嗎？六二真的走了嗎？……我是芬，我在美國。」沒有寒暄，沒有留電話號碼，她就收了線，但我知她在飲泣。為青春少年時的戀情悲泣嗎？離亂人間，多少傷心人在暗夜裡悲泣……

在過去幾十年中，我們和芬姊姊見過面，她家住台中，六二哥也去拜望過她，彼此成了通家之好。真彷彿是電影情節，老朋友老情人見面，恍如隔世。歲月殘酷的侵蝕了芬姊姊的青春美麗，滄桑也無情的刻劃在她曾經美麗如春花的臉上。我總戲稱她為老情人，嫂嫂氣量大，聽了也總不以為意，六二哥則是笑得很開心，真正心花怒放，只在這一聲老情人中，他青春少年時失落、破滅的愛，從記憶中重生。雖然不能結成良緣，但流離的歲月中，能再見面成為好朋友，大家都平安的過日子，還是該感恩、歡喜的。芬姊姊兩次喪夫，還好有兩位有成就的兒子，伴她度過暮年。

六二哥過世後，嫂嫂整理遺物，發現了幾張借條，日期都在幾十年前。我要她給我看看，她說：「我都燒了！幾十年他都不要……」秋天的寒風從紗窗中飛進來，我一時眼溼，想起六二哥身上的舊西裝。嫂嫂勤儉樸實，省吃儉用的維持兩個孩子的學業，而來借錢的年輕人，我都認識，個個光鮮亮麗，都是六二哥老長官的子女，想來是瞞著父母向六二哥伸手。他寧願自己生活清苦，也不願去要回這些錢而壞了別人的面子，我更佩服嫂嫂燒掉這些借條的氣度。

今年初夏，我把幾幅畫拿出來曬太陽，看到六二哥寫的〈蘭亭集序〉，想把它掛出來，但如今母親和六二哥都不在了，那種溫馨的時刻無法再現，真是往事如煙！一時感傷，悲淒的感覺把我圍繞，我含淚把掛好的字又取下，我怕睹物思人——全家人對母親和六二哥的思念。雖然兩個孩子已成家立業，有時仍會說：「舅舅在就好了！」

回憶這幾十年中，每次我去天母他家，他總佇立在巷口等候，輕煙似的暮色中，佇立著他清瘦的身影，我心裡總是很不安。他說家鄉習俗，女兒回娘家，照規矩要兄弟或家中人去接，以表示娘家對女兒的寵愛和重視。他來我家，我和天溥也總是送他到公車站，看他上車回天母，五十多年兄妹情誼，就這樣過去了。

馬克吐溫說：「一位至親逝去，如家裡房子被火燒毀，要過好幾年後，才能理解全部的損失如何……」

前幾天寒流過境，連日陰雨突然放晴，天際明藍，陽光顯得分外亮麗，我和佑維去看望嫂嫂。回程我要佑維走那條小路，哇！那條小路不見了，那片野樹雜林也不見了！兩岸修成寬闊整潔的河堤，綠草如毯，開滿了白色的小花。白色的迴欄，彎曲有致的迴繞著兩岸河堤，陽光下溪水淙淙，跳躍過溪底的石塊，時而浪花飛濺，時而靜靜而流，發出大自然最純真、素樸的歌聲。我和佑維在陽光下漫步，一位男士牽著四、五歲胖嘟嘟的小男孩迎面走來。我請教他溪水的名字，他祥和的說：「這是磺溪，硫磺的磺，從陽明山流下來的。」他又指著後方的一條大馬路說：「這是天母西路。」那可愛的小男孩伊伊嗚嗚的唱著歌，一步一跳躍，彷彿是一隻活潑的小鳥。忽然我想起六二哥，他成長的陰霾歲月裡，欠缺牽引他、愛護他，給他鼓勵、給他溫暖的大手，我滿懷感傷說：「我想念……」佑維同時也說：「舅舅！」溪水悠悠前去，我和家人對六二哥的思念，正如那長流的溪水，永遠、永遠。

魂縈古城

曹又方

屹立在世界各處的古城，抵抗著時光的輪迴。那些抗拒不了的，或埋入地下、沈入海底，那些成為廢墟的依然含恨做最後的掙紮。

喜歡旅行的人，總是抗拒不了古城的誘惑。那些正在與時間對質的古昔城鎮留佇的腳步再慢，我們奔赴的步履再快，能夠與那些依然完好、甚至美麗的古城相遇，概率並不算高。

關於古城的記憶，最早是在台南安平古堡附近，隔著運河、面對松林海域的一個規模小之又小，卻被沈葆楨題名大之又大的「億載金城」。那座荒城裡，遍地蘆花，荒涼淒清，卻幽秘冷靜，是我少年逃學的去處。等長大了，人們重修了遺跡，卻已毫無繫人心處了。

之後，我的古城經驗，便大都在歐陸展開。

第一座停留在心中的古城是西班牙的托雷多（Toledo）。這座中世紀名城四周環圍著城牆和護城河，共有九座城門，並被許多河川包繞其外。城池中有廣場、教堂、博物館、街衢、賣店、人家、餐室……，新舊薈萃混搭，洋溢著活絡的生氣與生活。

不愧是以觀光為大宗收入的國度，不僅藉培養的大批古蹟修復人才，妥善保有完好古昔型態，而且在都市美化政策下，新建築亦與周圍環境配合建造。

把觀光事業做得和西班牙一樣細緻的還有英國，不過西班牙尚要多出一份體貼。旅遊服務中心的人，除了笑臉指點迷津之外，尚要奉上免費地圖和名聞遐邇的馬吉邦（Marzipan）糖果。甚少為紀念品動心的我，眼眸竟然忍不住對那些搪瓷鑲金、銀及銅絲製成的各種藝品梭視。

雖然目前托雷多是一座國家級紀念古鎮，當今的小省會，但卻擁有許多國王與女王做為西班牙王都的輝煌歷史。這座歷史名城有著了不起的熔爐特性，就像當今紐約。她的包容力之強，不僅顯現在各色建築上，更曾經使羅馬人、摩爾人、西哥多人、猶太人、基督徒全部混居於斯。

再者，這座城市的耐人尋味和迷人，是由於過往有許多藝術家和哲學家為她增添了風華。古城裡，時時都會撞見葛雷哥（El Greco），而不僅僅是涉足於所謂的葛氏故居和博物館中。畫家的魂靈縈繞不去，人們會情不自禁地將四野景色透過他的風景畫加以印證，他的心靈和眼睛始終不曾離開。

如果說葛雷哥的畫作籠罩了托雷多古城，那麼我更欣喜在鳳凰古城沐浴於沈從文斐然的文思裡。意想不受沈氏對鳳凰的描繪而獨立感受這座萬山環繞的小小石頭城，幾無可能。

這座邊僻的孤城，由粗糙而堅實的巨大石頭砌成的圓城做中心，向四方展開，有五百餘苗寨，七百座碉堡……，對滿清暴政的抗拮，血染了每一條官道和每一個碉堡……。宗教情緒加上浪漫情緒，於男子發端為遊俠精神，於女子則形成老年蓋婆、中年女巫、年輕女子則迷戀神怪落洞而死……，是沒有比沈從文描寫更好、體會更深的了。在在，都為這座山城蒙上了一層玄奇神祕的想像空間。

在故居裡，久久地端祥沈從文年輕時的那幀半身照，並試著將他的作品和顏貌做一疊合。端正的樣相，似乎覓不出少年時的種種好奇與頑皮。倒是如願娶得黑美人這般的如花美眷，足見他的靈透和耽美之心。晚年的他，老好先生面目，方的都磨圓了，顯現出認命的平靜。

幽幽的沱江之水，也是平靜認命的。從廣場走進老城區，迂來迴去，一直走到船碼頭。鳳凰依然是耐人尋味的。一片古城牆、一排吊腳樓，再從遊船上古塔、望虹橋和林立的旅邸和酒吧，即使增添了新興的事物，依然可以見到非屬今朝的美。

不像去鳳凰是出於刻意安排，去平遙則屬偶然。十一月的霜寒天裡，到太原做活動，做為獎賞的平遙遊，在我內心毫無預想中，大大地震撼了我。

地處黃土高原，擁有一千五百年悠長歲月的平遙古城，汾河的名字，充滿遙遠的歷史感流淌其間。黃沙撲撲、紛紛亂亂的古老城門和城牆外邊，很難設想城裡是番什麼景象？喜出望外的是無論往哪兒兜轉，碰上的莫不是讓人留連緬懷的景物和遺跡。

沒有想到平遙文廟，比北京、南京、甚至曲阜的孔廟還要早上個幾百年。在此親眼目睹了古老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吏展覽，又見證到僅存的一張由明萬曆皇帝御批的「第一甲第一名」狀元卷。每每思及古代讀書人的命運和仕途與科舉緊緊綁在一起，好不辛酸。

說到衙門，也只有影視中見過。頗具規模的平遙縣衙，竟然這樣周整地闖入我的眼界。風水樓、題壁之外，依次是大門、儀門、牌坊、大堂、宅門、二堂、內宅、大仙樓。東西兩廂則設有吏、戶、禮、兵、刑、工房。此外尚有土地祠、馬王廟、糧廠、鐘樓、督捕廳和牢獄。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是監牢中所展示的刑具了！根本不用觀看為遊客安排的「開堂斷案」，那些令人痛不欲生的三人枷、鷹啄眼、黔首、夾指等等酷刑就把人墜入悽惶淵藪。

雖然略悉晉商的光榮傳統，沒想到晉商經濟發展鼎盛的明清時期，就在平遙。清中葉時，中國第一家票號「日開昌」在平遙成立，如今日開昌舊址已變成「票號博物館」。這是一座三進式穿堂樓院，由二十一座建築組成。這家專營匯兌業務的票號，輝煌時全國設有三十五家分號，可謂是中國銀行業的本土師祖了。

平遙古城，雖然讓人見證到中國文化和商業歷史的犖犖大者，現有狀況卻談不上美，難與電視劇中的晉商奇情浪漫故事連結。荒寒苦寂的土地上，執著認真倒成必然。相形之下，義大利的西也那（SIENA）也和平遙一樣幾乎保持原狀，卻美麗可愛多了，儘管她的黃金時代是在中世紀。

這是一座建立在起伏山坡、田園景致、充滿葡萄酒鄉風情的古城。走過毗鄰著服飾店、餐室、酒吧的街道，便來到了優雅的、呈貝殼狀的、最為令人陶醉的康波廣場。這是一處令人不能不佇足憩息、欣賞和眺望的地方。

滿城古老的中世紀建築，尤以廣場邊緣的布利柯宮和近處的大教堂最為搶眼。曾經與翡冷翠齊名的西也那，不僅因哥德式建築增光，亦因隨著優渥經濟發展出來的西也那繪畫添色。在參觀皇宮、大教堂、一直通到國立繪畫館的動線上，別忽略了這個獨樹一幟的畫派。

貝殼形的大廣場令西也那難以忘懷，而英國的巴斯（BATH）最令人從腦海無法抹去的是那呈彎曲弧線的長長一列皇家新月樓（Royal Crescent），及前面所展開的一片遼闊得令人想在上面翻滾的青草地。看起來像英國人一般工整嚴謹的樓面，在得悉這處地方曾是一位劇作家和情人的私奔地，頓時畫上了一筆浪漫姿彩。

巴斯是一座洋溢著希臘風格的城市，並以她的水、泥浴和清潔聞名。與舊倫敦橋一樣上面蓋有房屋的普特尼橋，也是一景。滿城的石灰岩街衢巷弄，像威尼斯一樣令人迷路。威尼斯正在下沈的繁華發散著夕陽也似的魅力，在巴斯最資緬懷的是劇院、賭場、澡堂、宴會廳所曾經凝聚的華麗社交圈。只是這旺盛的人氣不知回不回得了頭？

無數的千年古城都無法熬過歲月而遺失了，幸運者則經過力挽頹勢、回春再造，不過文首的那個「億載金城」仍屬癡心夢想。這篇文章的最後，我要書寫的是此生見過最為美麗的一座古城——蘇茲達爾（Suzdal）。

這座遺世獨立的古城，像一幅幅十六世紀的風景畫一般，被鑲嵌在無瑕的鄉村、溪流和田野的景色之中。遠遠望去，呈鋸齒狀的城垛、建築物的洋蔥頭圓頂、眾多的教堂和鐘樓，昭示著這是一座安穩靜穆的古俄羅斯城堡。雖然曾經做為公國的首都，現今卻已縮至小而美的村鎮規模了。

由於曾是中世紀俄羅斯人的東正教首府的特殊歷史，蘇茲達爾可謂靈氣十足。做為宗教的首善之都，歷代的沙皇和大公不惜重金修建了眾多的教堂和修道院。

教堂之中，「聖母誕生大教堂」十分引人矚目，因為教堂的圓頂呈亮眼的深藍色並綴有金黃色的斑點，美得殊異。另外，尚有兩座從僻鄉移置而來的木造教堂，全由木料斧鑿而成，頗富特色地

被陳列在俄羅斯木工博物館庭院中供人賞覽。

何其幸運！我竟然可以住在聞名的波克洛夫斯基修道院（Pokrovsky Monastery）裡。修道院已被改造成庭院式旅邸，卻絲毫也無度假村的歡樂明艷。沉積了幾百年的寧謐，處處散發著塵封的憂傷的美。開滿寒帶藍色花卉的院中，穿著嚴實的修女們忙著擠牛奶和洗馬的勞務活兒，看見人還未學會送上笑臉。

彷彿墜入了時光隧道，原來修道院的白色圍牆裡，鎖住一頁沉重的歷史。怪不得如此幽怨！這兒竟然是古昔皇室棄婦被遣送的地方。

據說沙皇瓦西裏三世，就把他的妻子索洛莫西亞送此，原因是她無法產下子嗣。詭異的是進入修道院後，她卻懷孕生子。之後，孩子死了並就地埋葬，然而多年後打開石棺卻只有一具木偶。人人都說恐怖伊凡便是她產下的兒子，連伊凡也不曾否認這個謠言。

修道院中瀰漫著淡淡的窒悶和哀愁，心弦像琴弦似地被拉扯著。在清晨的薄霧中，我邁出院門往河邊走去。蔓生的荒草沾溼了我的鞋尖和半截褲管，卻禁不住往風景深祕處行進的意願。碧色的幽寧河水，堅持著不疾不徐的步速，朝她要去的地方遠赴，像命運一樣。

向上望去，隔岸山坡上的那座男修道院，靜靜地固屹著，剛好俯瞰山下這座女修道院。望著不遠處有座小橋，心被牽引著越溪而過，朝向著名的斯帕斯基修道院（Spasski Monastery）登臨。修道院戒備森嚴，繞行一圈，不得其門而入。看來這座曾經做為禁閉關在異端教士和革命份子監獄的修道院，禁錮未解。

在古城美麗的表相之下，宗教的壓抑、政治的迫害、愛情的背叛……都命定似的在暗暗的伏流下不斷發生。然而蘇茲達爾出眾的美，卻那樣無辜地以嫵靜深刻的姿態勾魂攝魄，如此之迷人。

正像旅遊書上寫的：「蘇茲達爾是俄羅斯金環之旅的完美句點」，但她也是我對古城回憶的終站。

素描遊戲

劉靜娟

憋不住的頑皮

因為學了畫圖，看「俄羅斯文學三巨人特展」時，我對於普希金喜歡在手稿上畫圖格外有感覺。跟兒子說起，他說，「可惜你把我以前課本上的圖擦掉了！」

我不由大笑。

小學時他喜歡在作業簿上亂畫；不僅紙頁四邊空白處，連格子旁邊那一小條空間也點綴的畫一畫。課本上空白較大的地方他就畫一場烏龜大戰或超人大戰。甚至原有的畫面，也給它們添枝加葉一番。一匹馬，加上翅膀，變成飛馬；一隻伸出來的手，補上長長的兩道閃電式曲線，表示那個超人會發射「死光」……。

有一次老師著令他必須把課本上的亂畫擦掉，晚上他忙著與作業奮戰時，我和哥哥便一個擦單頁一個擦雙頁，兩人忍不住邊擦邊笑。

那是小學三四年級的事，是這張圖時候的年紀。

他的邏輯思考常讓我驚訝，就像他的笑容，總帶著憋不住的頑皮機靈。

小他一歲的表弟說他的老師很兇，會用力擰他們的臉頰、耳朵，他安慰表弟：「以後你也許會碰到一個比她更兇的，那時候你就會覺得現在這個很好了。」

社會作業有一題說到「金門在台灣的對面」。他說：「為什麼是對面而不是後面？這邊（西邊）是台灣的臉嗎？」後來他說那金門畫得像一隻狗，狗的屁股是對著台灣的，「所以應該說台灣在金門的後面。」

現在的他也常有令人莞爾的言語，說著說著，也是那種自己要爆笑卻忍住不笑的神態。

有同學的好處

炭筆畫有進步了——以前手忙腳亂，要動員好幾隻手指，像個「黑手黨」；現在負責扮「黑臉」的只有右手食指指尖，外加一張面紙。

而且，耐心好得多，不在乎一直畫一直修。

有個同學只花很短的時間就畫好一幅有山有水的炭筆風景，最佩服她左右開弓，右手拿筆，左手使軟橡皮，靈巧的擦，就擦出細緻的草莖，和樹幹的亮面，那好像是白楊樹。老師說她有美術系學生的功力。

羨慕她，因此也試著畫一張有山有白色森林的圖。

有個同學是年過七十的老先生，炭筆畫給他畫得極像水墨。原來他擅以毛筆畫山水，還寫得一手好書法。和另一個同學跟他求字，給我們的信封上，他工工整整寫著「某某同學」，著實讓我有回到過去的感覺呢。

有個同學畫的歐洲小巷，貼在白板上給大家觀摩時，引起一陣驚呼。

她的筆觸瀟灑大膽，好像粗枝大葉的畫，所以見出氣勢。後來訝異的發現她竟是叉開雙腿站著畫。「哇，同時練功啊。」她說對啊，學劈腿功，而且站著畫，視角比較廣。

在家我也學習站著畫，可惜不到三分鐘就撐不住了。

有人可羨慕可借鏡，有人可切磋，這就是有同學的好處。

為了參加「學員成果展」，有兩次老師選了六七幅貼上去給大家投票——不限舉手的次數，第一次選出三張，第二次兩張。這種做法真棒，讓我們知道什麼是好的，好在哪裡。

兩次我的都被選上去，結果都在榜外。這恰是我私心的期望，參展要裝框，撤展時還得來拿回去，麻煩得很。「入圍就是肯定」，我粉滿意啦。

甕與銀葉板根

畫鉛筆畫時，不甘於畫面缺少變化，我為靜物畫上桌布。老師說我勇於嘗試，言下我過於性急，那不是我的程度能夠處理好的。自己仔細審視，那無中生有、僅憑想像的布紋的確很矯情。

炭條較能表現布紋的柔和，現在用炭筆，總可以畫桌布了吧？

舖上一條花色桌巾，把古銅色小甕、杯子和水果擺好，再左搓右揉，觀察布的走向和明暗，努力營造出好看又「自然的」布紋。

顏色沉穩的桌布和小甕很適配，如能把上面的花草也詮釋出來，效果一定更好。可即使認分的把它畫成素色的，經過一再的又塗又抹又擦又改，布紋怎麼看都讓我想到墾丁的銀葉板根。

倒是小甕，自己愈看愈滿意；釉色亮得像真品。

那個甕可是有歷史的，很多年前母親用它裝豬油。以前的人除了偶爾的苦茶油黑麻油外，豬油是最家常的炒菜油。

看到它，想到童年的灶腳。我還記得小甕擺在磚灶上的角落，也「看」得到調羹在凝結成白色的油上留下的挖痕。

二十年前，早已退休的它被我當寶拿到臺北。「古甕」本身就是個裝飾，不但美，也給人歲月的感動。後來放在茶几上，胡亂插紙扇、抓背的「不求人」，也算是有了實用的價值。

畫完這張炭筆畫，把一把尚未啟用的油畫筆插進去，竟很合適。
那就當筆筒了。

好像由灶下小婢一點一點「進階」，最後進了書房。

或者算市井小民升格為士大夫？

讀信

王令嫻

自從電腦、電話在兩岸越來越普及後，我幾乎收不到你的來信，當然你也收不到我的信。那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自然而然的形成，誰也不能怪誰。可是，對收信的渴望，你我都有，把它深深埋在心底。所以，么妹，當我收到你從北京寄來的長長一封信，真是高興得不得了，我慢慢地把它打開，獨享讀信的快樂，恍惚你已坐在我身邊，低聲敘說你的近況，你的喜、怒、哀、樂。我們的心靈都得到了滋潤，不再乾枯、苦澀。

讀：又是新的一年來到，我又老了一歲。啊，我不該說老的，依你的，該說長進了一歲。說少了一歲，不是更好嗎？我常想，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有爸媽的愛，有五個哥哥、四個姊姊的愛，我擁有這麼多親人的愛。不幸，長大後都東南西北的分散囉，哪怕過年時要團聚，也因為父母升天後再也難團聚。不過，媽媽還在世時，你從台灣到重慶來看媽媽，你還記得吧！

當然記得唷！民國七十六年，兩岸開放探親，四十年漫長的分離都不知是怎樣熬過的。見到母親的剎那，我才知道我的蒜頭似的鼻子和母親的長得一模一樣，眼看四周弟妹們的鼻子，都像父親的——他已走了十幾年。在哭得唏里嘩啦之後，母親問我的第一句話是：「聽說你們在台灣都是吃香蕉皮過日子，是嗎？」

我連連搖頭，「我們是吃白米飯。」

我沒說出口的話是：我抱過胖乎乎的兒女身體，肌肉結實健壯的老公身體，第一次抱骨感得使我嚇一跳的母親的身體，那是陌生的，不敢相信而確確實實存在的！漫長的四十年，是怎樣的「運動」絲絲片片地削掉記憶中母親潤滑的肌膚！許多話都是噎在喉嚨不敢說出口，怕的是那瘡疤掀開後，仍然會淌血。把話吞下肚吧！吞下。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此時此刻，怎會又冒出來？怎麼記憶又變好呢？你特地選了雙人木板床，讓我和母親快樂地睡個好覺。事實上，那晚我睡得心驚膽戰，我深怕一個不小心的翻身，會把母親瘦小的骨架撞散。我整晚都在惡夢中。

讀：家裡裝上了電話，常常聽到你甜蜜的聲音，爽朗的笑聲，把你心裡的話一串串地說給我聽，我心裡時時在計算著，這是國際電話，要花費我姊多少錢啊！立刻催促你，不說了，二姊不再說。再見，再見。很快也會忘掉在電話中說些什麼。一封信可以一讀再讀，字裡行間的魅力使人難忘的。

么妹，這點，我們倆人的想法是相同的，我也得謝謝那時你家還沒有電話，所以我曾收到母親寄來的信，我們常在信中談話，我說等明年開春，我會想法把您接到台灣來玩玩，這裡的阿里山、日月潭是大陸人最想看的。你猜母親怎樣說？她說：「親愛的寶珠，世界上的景色不管有多美，哪裡比得上我寶珠的美！明年再來讓我看。」到了明年，我是興沖沖的再來給母親看，可是，我不想再說什麼。我相會你會知道我心中的那份痛。

讀：二十多年前，我住在重慶，我沒有把離婚的消息告訴遠在上海的媽媽，我怕她罵我丟王家的臉，怕她不認我這個女兒，怕她氣憤地說不聽老人言的報應。事後她知道了，淡淡地說：「夫妻之間只有不斷的爭吵，打架，沒有愛，更沒有互相的體貼和諒解，還是離婚的好。就像身上長了個小毒瘤，你最好趁早把它切掉，否則越長越大，會要你的命。記住，要抓緊女兒，好好管教。我決定回到你的身邊，幫幫你忙。」媽媽對我的愛無微不至。如今女兒長大結婚了，等你再來北京，我再補請你喝喜酒。媽媽有氣喘的老毛病，十幾年都沒有醫好，每到冬季就會發作，都是有驚無險地度過。自從收到一封從加拿大轉來你的信，知道你在台灣活著，這是我們家天大的喜訊，媽媽更是感謝上蒼，不時喃喃低語：「老天爺哦，求你賜給我時間，讓我和寶珠團圓，可憐她爹爹不知寶珠活著。」老天真的讓我們全家相聚。媽媽發現你長得像她更是開心，燦爛的微笑經常掛在嘴角。直到她的氣喘病再發作時，她拒絕去醫院，說已見到寶珠，心願了啦，該去和你們的爹相會。二姊，請不要怪我東拉西扯地嘮叨這些陳年往事，我把你當傾訴的對象，心裡感到踏實，說話感到痛快。

親愛的么妹，謝謝你寫這封信給我，尤其在母親節的前夕，我讀著信，思念母親的愛，我淌著淚，心裡好難過，母親在世時，我沒有好好愛她。她對我四十年的懸念，癡癡的等待，僅換來一次短暫的相見，讓我愧疚不已。我總以為來日方長，還有二次、三次、無數次的相見歡，哪裡去想她已是85歲高齡。么妹，該不是老人家樂極生悲吧！

母親啊！請原諒女兒的不孝。

仙草的早課與晚課

心岱

文獻上說，貓不喜歡搬家，因為牠們只認房屋不認人，並告誡貓主人，最好不要隨意移動傢具，以免貓起驚恐之心。依我的觀察，這應該是農業時代的古早情況吧，現代都會貓，成天待在空間有限的家中，牠們迫不及待有新奇的事發生；我家四隻貓中，一隻名叫「仙草」的貓，總是盼望我會有一些新鮮表現，否則，

她似乎顯得鬱卒不樂。

因此，當我拜師學習崑曲後，每天晨早練嗓子，起先貓們非常震驚，逃得遠遠的，這時只有仙草神情篤定地望著我這從不歌不舞的主人，她對家中突然多出的改變充滿興趣，以一種探詢的意味挑戰了我的學習。

等到其他貓們對我每天的唱曲課習以為常、無動於衷後，仙草仍然興致勃勃地充當我的聽眾，她一定陪著我在書桌上打板眼，靜靜地凝視著我，她的呼息像是跟著我的節拍，深邃的眼瞳裡，似乎埋藏我的回音。我告訴老師，我的貓懂得崑曲呢，老師並沒有嘲笑我，老師說，貓會欣賞好藝術。

仙草是流浪貓媽媽的嬰兒，我在她兩個月大時收養。她是圓臉短毛土貓，祖母綠的大眼睛，額頭有M字形斑紋，狸色的背毛覆蓋在雪白的頸腹與四肢，彷彿身穿一襲精織合身的長背心，足掌與腿部內側，竟各藏有一片暈染式的潑墨抽象畫；小小貓的時候，她就形姿出眾，氣質非凡，我與她初見面時，情不自禁地叫出「仙草」這個詞兒，領我來認養的朋友一旁說，這名字很「鮮」，倒是合情合意。仙草還沒到我家，就被命名，成為我戶口的一員；貓的名字就是貓的化身，我相信當時的靈感是其來有自吧。

但仙草能欣賞崑曲，真是大大出乎我意料，對初入門的我，伊伊呀呀的五音不全，她顯然很寬容，別的貓以掉頭而去來表現對「噪音」的不悅時，仙草卻是喵喵的與我合唱，用她尖細的聲音表示支持與包容，我的解讀一點不為過，這在日後的發展更有了印證。

說起與「崑曲」結緣的因由，要追溯我十五六歲的時候。那一年剛剛上高中，在台中遇到了一個會唱大鼓的老師，當時我雖然是個從鹿港小鎮初到城市求學的鄉下孩子，可是，我對於中國戲曲的認知，卻比同齡人都要來得廣博，這個老師看到我年紀少小，竟然也懂得這麼多，我說，我都是從小說與電影中學來的。

於是老師便答應教授我唱「大鼓」，可是聽我一開口的唱聲，老師搖搖頭一副很是傷腦筋的模樣。這個舉動對於當時的我，猶如一面鏡子反射出我的弱點。

這深深頓挫了我的自尊心，立刻以沒有時間拒絕了學習的機會。當時，我自認是個沒有音樂天

分的人，對於開口「唱」竟相當的「害羞」。此後的幾十年，我都被這份「自卑感」牽制著，即便一個人在家，也羞於開懷「唱歌」，我大半輩子甚至都是個「沈默」不語的人。

雖然如此，我對於各地方的戲曲仍然是個愛好者，因為工作關係也經常採訪相關的專業者，倒也欣然作為一個「欣賞者」。於是直到2003年，應平書所成立的「台灣崑曲協會」舉辦第一屆「崑曲研習營」的時候，已經半百年歲的我，忽然勇氣十足的去報名。

我終於與戲曲因緣際會的結下了一個「逗點」。每週勤於假日的上課，回家也很努力地照表操課練習。剛開始，我看到貓們一聽到我出聲就四處逃竄的模樣，難免又回憶起年少時的際遇，但是我忽然懂得自我幽默的「不在意」了，這是否就是時間所修成的生命「正果」？

而後，我發現仙草竟然充當起我的聽眾，不，她更像個調音師，我只需看她的眼神與表情，大約就知道我的成績如何了。

為了學習崑劇的身段，我把家中的客廳淨空，四周改裝大面鏡子。在搬動家具的時候，貓咪們興奮地跳上跳下，被豢養在家中不能外出的貓，總是有一種「缺憾」，他們守護著家，卻也無時無刻期待著「變動」。自從我上了崑曲唱曲課，回家要練嗓子，學了身段，回家要練跑場，這段期間貓咪很是享受家中忽然的「大熱鬧」，天天歌舞昇平，就跟在我腳邊當遊戲的打轉胡鬧。大約半年後，因應驗收研習營同學的成績，每個學員都要上台來一段演出，我被點選演出牡丹亭中「花神舞」的大花神，為了不鬧笑話，老師還特別為我開一對一的課程，就期望我能有點出息。

然後，從上海帶來了用馬毛製作的拂塵「雲掃」，拿在手裡有幾分重量，老師說這不是抓掃把，要運用手腕的力量撐著表現，開始教授我這個初上舞台的草包，怎樣配合音樂與呼吸，有韻致的舞動，而往往動作對了，表情沒有顧到，時而眼神到位了，呼吸板眼又跟不上，下腰的時候欠力道，臥魚時缺少圓融、、、、。

總之，門外漢的學習，不是笑話一籬筐，就是狀況百出，好在，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次「業餘」的「遊戲」而已。仙草在我的學習期間提供了很大的助力，讓我改掉一向「虎頭蛇尾」的性子，我晨早練嗓子，晚間練身段，這個程序儼然成了仙草的「早課」與「晚課」，時間一到，仙草就會跑來我面前，像是專程來提醒我該上課了。她的體內彷彿裝有一個鬧鐘，時時刻刻滴滴答答。

這個故事前後歷經了一年，成績驗收完成了，崑曲老師回上海了，大家鬆了一口氣，有一些同學鳥獸散了，這包括我。我家的貓逐漸又回復過往安靜、沈默的生活，雖然仙草依舊有她堅持的早課與晚課，但不再是歌舞昇平的日子，家裡真的顯得有幾分寂寞呢。

在波赫士的花園

黃明堅

在家讀文學，一件表面上既優閒又輕鬆的事，稍不留意，即可能變成一樁既艱難又龐大的工程。

一切錯誤的開端，都是肇因於起心動念。而所動的念頭，大平均屬於貪念。

兩年前，我在書店溜達，家裡該讀未讀的書已經堆積如山，也無心要找什麼皇皇巨著，只是隨意掃瞄過平台上的新書和暢銷書，觀察一下市場生態。不料猛一抬頭，眼前瞪著我的，居然是四冊一套的《波赫士全集》，肥墩墩地裝在硬紙盒裡。

「真的還是假的？」我摸著光滑的書背，不相信有人會傻到去印這書。

我只有一本《波赫士》，已是十年前的舊書。但這名字對我有魔力，波赫士的任何一個短篇，哪怕短到僅僅兩頁，在我眼中，就抵得上我畢生的收藏、一整面的書牆。

如今這四大本全集，怎不叫人疑真疑幻呢？

然而，無情的現實陡地落下，薄薄的小書好讀，作家的全集要從哪裡擠出時間來用功呢？日常生活早被切割得瑣碎蕪雜，零星讀幾本小說已差堪告慰，實在鼓不起勇氣朝全集發動攻擊。

我頹然收回貪戀的目光，像個認分的下級士官，懂得掉頭秤一秤自己的斤兩。

誰知道人和書的緣分，竟也有一見鍾情，繼而朝思暮想，魂牽夢縈，萬萬不能割捨。我在家中，會沒來由的心驚，記掛著那套全集會不會被人買走了，會不會就此絕版了，會不會再也找不到了。雖說理智的一面不停調侃自己，連我這自命是「台北最閒的閒人」都不敢讀的書，還有誰能碰。安心啦，下個月、下半年，甚至明年再去，包準波赫士仍蹲在老位子上，一動也不動。

在害怕失落與害怕獲得之間，拉鋸戰時時刻刻上演。當然，最終是「萬一失落」的恐懼戰勝理智，寧可擁有它，讓它堆在屋裡蒙塵，也好過從此天人永隔。

從書店捧回《波赫士全集》，第一件事，說來不好意思，我硬是數了數每一冊有幾頁，八百、八百、七百、七百，加加超過三千頁。那時剛進二月，我想想，書既然已經到手，這事也不見得有多麼了不起，大不了一整年別的書都不讀，只專心進攻眼前這一套，不信沒有功德圓滿的一天。

展開書頁，篇首即是「致偶然讀到這些詩作的人——如果這本詩集裡面還有一句半句好詩，首先懇請讀者原諒我貿然將之竊得。我們的無知沒有多大分別，你成為這些習作的讀者而我是其作者純屬不期而然的巧合。」波赫士的寬闊、魅惑、炫麗，就此啟幕。

雖說之前扳著指頭數頁數時，心中不免覺得有壓迫感，可是一旦進入閱讀的天地，哪怕才讀到第一頁第一行，作品本身自會讓心靈沉澱，讓紅塵遠颺，讓我穩穩被作者的雙手托向一個心醉神迷的世界。

一位義大利哲學家曾經說：「閱讀欣賞和寫作創造幾乎沒有不同。」讀波赫士，是聽他說話，是我也在裡面說話，是一種我是讀者我也是作者的身分混淆。

讀波赫士，是在波赫士的花園中漫遊，蜿蜒行過曲折的羊腸小徑，一路嗅聞飄散於空氣中的花香，瀏覽樹木奇妙的形狀，感受腳邊葉子的摩挲。這一座花園是他的，也是我的，我們共享曼妙的一切，我吸入他吐出的氣息，他也吸入我吐出的氣息，我們因著交換呼吸而共享生命。

全集中有詩，有評論，有小說，有隨筆，有演講，有為別人寫的書序，還有零散的文稿，僅僅標示：「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我不曾略去任何一頁，題目不重要，譯文偶爾費解不重要，書裡提及陌生的人物、神話、歷史統統都不重要，我毫無阻礙地和波赫士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穿越書頁，穿越時間，徘徊於我們獨有的宇宙。

近乎陌生的愛慕

或許是因為之前只讀過有限的幾篇小說，對波赫士懷著近乎陌生的愛慕，一旦冒冒失失闖進巍峨的殿堂，簡直像朝聖客一般虔誠，覺得自己整個地沐浴於聖殿的馨香之中，不單是幸福，甚至是被祝福著。

一生一次的緣遇，和景仰的作家在他一生全部的作品中相聚。我享受這獨屬於我的祝福。

波赫士提及，作家應該擁有的基本優點之一，是迷人。他並且強調，「捨此，別的都沒用。」他不喜談文學史。他的學生向他要參考書目的時候，他就對他們說：「參考書目不重要，莎士比亞畢竟一點也不知道什麼莎士比亞參考書目。」他也說：「為什麼你們不直接學習原著呢？如果這些書你們喜歡，那很好；如果不喜歡，就放在一邊，因為強迫讀書的方法是很荒唐的；多麼需要說讀得愉快才是必須的啊。」

就一個作家而言，波赫士是足夠迷人，足夠愉悅的。

他在詩裡說詩：「上帝把無限的財富交到我手裡，我用這種方式回報他幾枚輔幣。」

他寫噴泉：「組成我們的不是肉和骨，而是時間，是短暫性，它最直接的比喻便是水。」

他講述《神曲》：「我們看到但丁被埋在地獄裡。他應該被埋下，倒不是因為他的膽怯，而是需要將他埋下以便我們相信地獄。」

他對驚心動魄的《惡棍列傳》，帶上這麼幾句：「大乘禪師教導說四大皆空。這本書是宇宙中一個微乎其微的部分，就本書而言，禪師們的話很有道理。書裡有絞刑架和海盜，標題上有惡棍當道，但是混亂之外空無一物。它只是外表，形象的外表；正因為這一點，也許給人以歡樂。」

波赫士能獨步當代，自是空靈卓絕，幻化曼妙，像是中國小說中的仙人乘鶴，飄飄然來去，半點不沾塵埃。

長長一年的閱讀

讀完他的全集，我想到儘管他聲名顯赫，卻未必有多少讀者願意花上偌大工夫，鑽研全部的典籍。在長長一年的閱讀之後，我倒有為他寫一本小書的衝動。

恰恰手邊拿到米蘭·昆德拉的新書《雅克和他的主人》，這書是昆德拉「向狄德羅致敬的三幕劇」。原來他也有和我一樣的心情，在閱讀和驚嘆之餘，還想做點什麼。

狄德羅的原書《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也是值得一讀再讀的經典。雖說這書寫於距今兩百多年前，而且作者也並沒有留下太多作品，我自己讀過的，也就是這空前絕後的一本。但是就如同波赫士當初的薄薄一冊，它抵得上整座書庫。

馬上把原書取出，再度重讀，正好調劑調劑捧讀全集的沉重。

《宿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根據波赫士的標準，正是迷人又愉快的絕妙作品。故事講一位沒有名字的主人，跟他的僕人雅克踏上一趟旅程。他們漫無目標地行走，漫無目標地談話，漫無目標地引出一段又一段匪夷所思的情節。

雅克是一個相信宇宙完全合理的宿命論者，他大膽魯莽，橫衝直撞，不受小心謹慎的主人所控制，他對人生早認定：「我們是黑夜裡在上天寫的字下面走著，在我們的願望中，在我們的愉快中，還有在我們的痛苦中，同樣都是莫名其妙。我在哭的時候，常常發現我是笨蛋。」「你在笑的時候呢？」「還是發現我是笨蛋。」

笨蛋雅克愛說故事，他的故事常是不講道德、違反理性的，但往往既色情又荒誕，讓人止不住想一直聽下去，不僅是雅克的主人受到吸引，連讀者也不免拍案叫絕，驚喜莫名。

昆德拉正是一個激動的讀者，他將這部作品與《唐吉訶德》、《湯姆瓊斯》、《尤利西斯》等歷史名著並列，肯定它是一本偉大的書。

作為一個讀者，他做得更多。他為這本偉大的小說寫了一齣劇本——《雅克和他的主人》，他說這不是一部改編的作品，而是「變奏的狄德羅」，是出於仰慕之情所作的。

昆德拉的劇本獨立於原著之外，雖則依循狄德羅自由的形式，卻有其自主的生命。拋開原著不論，這劇作的精巧、幽默，簡直就像一顆渾圓的珍珠，完美無瑕。而昆德拉以這樣一部遊戲之作，向世人展現他在小說之外縱橫恣肆的才氣。

為一本書寫一本書，這幾乎是傳奇故事。然而，誰能說我們不曾被偉大作品所感動，激起要為它寫一本書的豪情呢？

在家讀文學，這樣一件優閒又輕鬆的事，最後會不會變成另一個創作的起源，另一件艱鉅任務的開端？我撫摸著沉甸甸的《波赫士全集》，想著這一切是從哪裡開始的。

波赫士曾經被視為世界上最有學問的人，有他為伴，我在花園中尋訪花園，在文學中探索文學，「任何一個瞬息都比海洋／更為深邃，更為多種多樣。」（波赫士詩）

「將時光流逝所釀成的摧殘視為／一種音樂、一種聲息和一種象徵」（波赫士詩），我長達一年的全集之旅，如今追憶，竟真是一種音樂、一種聲息和一種象徵。

妙啊！俠客封刀我封筆

馮菊枝

我的脊椎受傷了，讓我常會頭痛頭暈，也讓我放棄一向喜愛的旅遊和寫作，沉潛養生。近三年來，我謝絕所有的邀稿、評審和各種活動，好朋友都很關心我。

我受傷的脊椎，包括頸椎、胸椎和腰椎。

十幾年前，有人幫我排紫微斗數，說我天生筋弱。而我退休後，熱中旅遊和寫作。旅遊常提重行李，寫作常維持同一個不良姿勢，於是我的肩頸酸痛如影隨形，全身常貼滿膏藥，每年也總要去醫院復健。十幾年來不以為意，總以為自己還年輕，體力充沛足可應付，也從不知頭痛頭暈為何物，卻不知已經種下頸椎病變的病因。

人在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很難預料，而該來的，終究會來。上了年紀的人最怕跌倒，偏偏三年前，我在我家頂樓陽台看鴿子築巢，天雨溼滑，地有青苔，我警告自己要小心，別滑倒，右腳跨出去沒跌，正慶幸，放心的跨出左腳，再跨右腳時，身體猛然就往前傾倒。當時我只覺跌得莫名其妙，站起來時還笑自己，怎麼像小孩子，說跌就跌。笑完檢查傷勢，沒有腦震盪，意識清醒，只有眼鏡框歪了，左額腫了個包。既然行動自如，我也就不以為意。誰知後遺症在兩個多月後逐漸發作，到現在，我常常頭痛頭暈，尤其是有壓力時。猜想可能跌倒時，頸椎有些位移；加上常年寫作的不良姿勢引起的骨刺壓迫到神經；再加上腦內部有受傷害；再加上我也老了，抗壓性已大不如前。而最重要的，是我沒有立即就醫。

年輕時常會恣意揮霍生命，上了年紀才會發現生命竟是這麼脆弱。正如自由寫作可以很快樂，但若被限時交稿，就會變成可怕的壓力。在頸椎受傷前，我曾為償還人情債，連續兩年，幫某家出版社寫兩本書，每本七、八萬字，三個月要寫完交稿，還包括閱讀大量資料、採訪及校對。在以前原本是難不倒我的事，竟然變成我要邊寫邊掉淚，忍住肩頸酸痛問自己：「為什麼我要這麼可憐、這麼累？」嚴重時，我甚至全身僵直，脖子不能自由轉動。沒有拒絕交稿，只為了一個原因：「這腔熱血，只賣給識貨的。」甚至全力以赴。很傻吧？

為了這傻，我跑遍遠遠近近的國術館和醫院，尋求民俗療法和復健，接受各種敲搥揉打、拔罐針灸、長波短波。各類刑罰都受過，卻是健康付出代價，體力也漸走下坡。更重要的是，我發現，報導寫多了，文字感情失去了我以前悠然自得的散文韻味，我的文字功力退步了，我失去了自己，我需要停筆休息。

在陽台滑倒之後的兩個多月，我因嚴重眩暈，去醫院急診，痛下決心，決定換一個生活型態，保養身體。既已不再傻傻的為「這腔熱血」賣命，我開始每天去住家附近的十八尖山運動，快走加上毛巾操，自體按摩和簡易氣功，每天在山上混一個上午，把身心靈全部放空，只聽風聽鳥，看樹看人。甚至不聽不看，不知自己身為何物，就這麼愉悅的融入空氣中。

在山上的時光恬淡自在，與世無爭，尤其來山上運動的人都善良可愛，同樣的，我也覺得自己善良可愛。心情愉悅了，天地日漸寬廣，欲望也就日漸減低，我心平氣和的告訴自己：「好了，文章就別人寫吧，野鳥救傷就別人做吧，環遊世界就別人去吧。」

當然，酸痛平緩時，心情也有起伏，想到好多好多要寫的、好多好多要做的、好多好多要旅遊的，眼睜睜的只能放在一旁，難免焦慮沮喪。但我也知道不能再給自己壓力。既然要學習做真正的閒雲野鶴，就需沉潛養生，並且要知道，人生旅程，每段各有不同風景：此心到處悠然，自在飛花，是美；雁落平沙，也是美；意氣風發，是美；沉潛養生，依然是美。

沉潛養生，不再「仰天大笑出門去」，讓我學習到真正的謙卑，真正的放下。真正的捨，其實就是福氣。

沉潛養生，也讓我更保有溫柔敦厚，更熱愛大自然和美麗的生命。每天走在十八尖山的山道上，我常沿路救助誤上柏油路的蚯蚓和各種昆蟲，不忍牠們喪生行人腳下。而沿路傾聽大自然的聲音，沿路看蜥蜴求偶，看松鼠覓食，看猛禽高空盤旋，看五色鳥在樹幹上啄洞做窩，生命如此美好，大自然如此自在，也讓我心情大好，身體健康日見進步。

只不過啊只不過，去年在山路上，我因為看到一個小孩跌倒，一時情急扶起他，卻不慎閃了腰。隔幾天我又因為扶起一個跌倒的老人，他重心不穩，一跤又跌壓在我身上，壓傷了我的胸椎和左半身，我的頸椎和腰椎也再次受到了傷害。我災情慘重，重回醫院做復健。前些天在做完短波熱療後，看鄰床的老太太起不了身，我忍不住扶她一把，這一用力，我的頸肩又受了重傷害。唉！怎麼說呢？我總會傷害自己，總會毫不考慮的出手幫人。我總忘了自己年歲已大，筋骨已禁不起折騰，復健的老師傅就說我：「你以為你還十八歲啊？」

的確已經不再是十八歲，甚至快要六十八歲了。認了吧，俠客終須封刀，文人也終須封筆。光華流轉，再怎麼意氣風發，生命終將老去。人間不許見白頭的，又何止英雄美女？

宇宙生命來來去去，緣起緣滅自有定數。既已努力活過，也燦爛過，俠客封刀，我封筆，正是適情適性。妙啊，自在就好。

我不認識你 你在我心中

莊雲惠

我不認識你，但你卻融入我的生命，成為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不認識你，但你卻真實地陪伴著我，賜予我再起的力量。

我不認識你，但你卻是我永遠的感念，永恆的溫馨；你成就了 my 健康，重新為我燃起生命之光。

六年多來，每當想起這奇妙的因緣，我不敢稍露欣喜之色，只能以無比謙卑的心念輕喚你名，由衷地說道：「謝謝你！」

你一定很奇怪，為什麼我知道你的名字？一個對我重新展開生命意義的名字。

六年前我歷經一場近乎翻天覆地的手術出院後，曾含淚寫了一封長信，透過醫院輾轉陳交令尊，表達無上的謝忱，而令尊也迅速地回信。讀著他一字一句血淚交織寫就的信箋，我依稀看見一位淚眼未乾、幽思繚繞的慈愛嚴父，在歷經巨變忍受著劇痛，內心交錯著懊悔的脆弱，以及深沉的溫柔，他慘烈的痛楚，豈是筆墨所能形容？而所有的形容亦顯得淺薄了。

他娓娓敘述你的家庭狀況、個性、長相，他告訴我，你是一個純真可愛、生氣蓬勃且天性善良的小帥哥；你力大無窮，不必鍛練跆拳道就可達初段的資格，他親眼看到你打斷一根木頭；你很害羞，尤其對小女生，但你絕對是個小勇士。但這個意外，可以說是蒼天對他開的最大的玩笑，粉碎了原有的一切美夢。

他痛苦地為你決定了這個決定，也相信善良而熱情的你，必然認同這樣的安排。他說，我是得到神燈的幸運兒，而你這「小哪吒」也會幫助我的。

經由令尊短短的描述，我對你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想像你的形象，你的聲容，我彷彿看見一個意氣風發、高大挺俊的年輕人，爽朗地散發著陽光般的活力，你如旭日初升地放射出第一道耀眼的光芒，欲探索這人間的新奇。但天不從你願，或是嫉妒你的幸福，或是另有其他的任務付託，祂讓你早折於生之旅的初程。

親愛的孩子，我為你深感惋惜，也深悉失去至親至愛的痛苦；只是，因為你善良的家人的決定，我連作夢也想不到、這恐怕只有天曉得的機會，翩然降臨在我身上，我含淚領受，也無限感恩。孩子啊！你的意外，也是我的意外；如此的殊緣，如此的結合，我們成了生命的共同體。這個你我死生交會的日子，成為我生命永遠的烙印，而你也變成了照亮我生命的神燈，成為我往後歲月的守護神，你與我血肉相連，你真實地存在我體內，忠實地陪伴我跨步前行。

但我不敢慶祝重生的喜悅，因為那意味著你的殞落；我不敢驕恃重獲的健康，因為那是以你性命成就的獻禮；我更不敢稍有懈怠，不敢稍稍忘卻，因為那是你在紅塵緣盡之時，仍演奏最後的交響曲，而在樂曲的最後一節，以至強烈至高亢的樂音，然結束了生命之章，把餘音貽贈有緣之人，留下無限的低徊。

我從沒有想過有一個人會以如此的形態走進我的生命，也沒有想到一個未曾謀面、毫無所悉的人，會與我血脈相連，讓我終生不敢忘卻，不能忘懷。當我想起你，念及你，便想起了無邊無際、無涯無境的愛。

因為有愛，讓你在結束生命時，留下器臟，遺愛世間。

因為有愛，讓我在領受之時，心懷感念，也重新思索生存的價值。

因為有愛，讓我看到了不滅的光，在以為即將沉沒，或看似曲折找不到出路時，它終究亮起清輝，帶來希望，以各種形貌、各種方式，印證慈悲的柔軟，傳遞生命的真諦，讓我在愛的巨大恩典下，更加謙遜，更為珍惜，也更努力地張開雙臂擁抱有情人間。

每晚睡前，沈澱了糾結的情緒，收拾了騷動的心思，彷彿群花謝去，眾鳥暫憩，這時，心中響起另一種聲音，我在與你喃喃對話：「親愛的孩子，謝謝你！請你安息，相信你已成為天使，自在飛翔於天堂；或你輪迴為人，但願你降臨好人家，平安健康，再度以愛撫慰人間……」這般默謝，此番默禱，字字句句都是我的眼淚，我的心跳，和悠悠長長、無以名之的感動。

我無法喚回你正年輕、正發光的生命，但我願邀你參與我的生命，陪我走漫漫的藝文長路，你來不及實現的夢想，就化成另一種力量幫助我，共同再造人生的光輝。我願以最誠摯的心意，寄上感謝，寄上祝願，獻上不凋的生命之花，讓真善美的愛念，燦開成永恆的花季。

西風起，秋月升，六年了，你的殞落，我的重生，你的失滅，我的再起，這是何等傳奇的結合，又是多麼意外的緣聚，你融入我的生命，伴隨我的成長；走在崎嶇的人生路上，你讓我重新看到花笑柳動的喜悅，重聞天籟綸音的美妙；你讓我勇敢地正視命運，知道祂終有善意的安排；也讓我更有更大的能量、更多的體力，可以為愛播種，為理想奮鬥。親愛的孩子，在你六週年的忌日，秋雨下得如一團迷霧般的午後，我的心念恰似展翅飛出的白鴿，飛向你，飛向潔淨純善的域境，仰望你，追念你，共同見證人生的大美，人間的大愛。

鄭如晴有新作《童話思考故事》出版

汪季蘭

這是國內第一套以童話思考形式出現，引導思考教育的童書。六月十四號在93巷·人文空間舉行新書發表會。

小天下出版兩本鄭如晴的新書《童話思考故事1-巫婆最愛吃什麼?》和《童話思考故事2-頭痛的狐仙》，如晴說，在過去的種種經驗中，她發現孩子是最愛發問的一群，問問題與熱愛學習一直是孩子的天性，藉與孩子一起思考人生的種種，常給她很多的靈感和收穫。

她也想藉著一篇篇的童話思考故事，和孩子們討論故事中角色的想法作為，幫助孩子思考，拓展孩子心靈的自由度。

如晴的另一個角色是當紅電視明星「白色巨塔」女主角張鈞甯的母親，張鈞甯同時擁有藝人和學生身分，給人的印象是清新樂觀並勇於對自己負責，她常說母親是她最親密的人生導師。新書發表會當天張鈞甯代表新書繪者張瀛(張鈞甯的姊姊，台大畢業，目前留學英國聖馬丁設計學院)到現場獻花，並談談媽媽以她自己的思考方式教育她們姊妹，以及對姊妹的影響。

康健六月退休・赴美當洋奶奶

汪季蘭

世新大學所屬《小世界週刊》社長、資深新聞人康健，已申請退休，即將離開她浸淫四十年的新聞與新聞教育的領域。預定六月底赴美國中西部的堪薩斯州，享受含飴弄孫、重拾英文書本的新生活。

康健的女兒與洋女婿在美工作忙碌，已育有一兒一女，康健的外孫女長得神似年輕時的外婆，是康健的心頭肉；女兒希望媽媽到這個中國人不多的城市，一來可以讓兩個孩子學點中文，二來媽媽可以學好英文，真是一舉數得。

六月為兒子新開張獸醫院當義工

汪季蘭

筆名六月的作家劉菊英，最近為兒子蔡依達新開張的達仁動物醫院打理大小事宜，會裡不少喜歡小動物的會員姊妹可高興了，因為又多了一位保護動物的專家可以諮詢請教！

蔡醫師台大獸醫系畢業、興大碩士，動物醫院在木柵路二段133號，從部落格上可以看到設備新穎、顧慮周詳、配備完全又整齊清潔的動物醫院。會員姊妹請廣為周知住在附近的親朋好友，如有寵物不適，不要忘了六月兒子開設的動物醫院。

也歡迎電話諮詢，專線為 (02) 2937-1558

黃肇珩文人情懷・見木棉思念臺北

汪季蘭

三月份因為不放心兒子的病情，也想為媳婦分勞，前理事長黃肇珩與夫婿馬教授暫時擱下臺北的教職，去洛杉磯照看兒子一家。

四月上旬收到臺北友人發去的電郵，看到南部早開的茂密木棉花的形影，不禁勾起黃肇珩對木棉花的懷念，讓她在回憶的思緒裡不斷出現與木棉花相關的記憶。

她也回溯以往每逢木棉花開的季節，總是喜歡徘徊在仁愛路台大醫學院旁邊，面對幾棟古老的建築發思古之幽情。黃肇珩說當木棉花初發的黃昏時刻，花朵疏落有致，與古樓相映成影，別具一格又美得令人心動！

愛花又愛書的她說：此時此刻真想置身在木棉花道撿拾片片花瓣，夾入書中留待他日追憶木棉季。

楊明轉站紐約・難捨臺北愛貓

汪季蘭

去年底和今年初，楊明在洛杉磯為她教會的退休牧師完成了一本回憶錄《腳蹤》，並已出版。之後回台住了大半年，五月十號又去美國了，這次碰巧趕上在洛杉磯深造的大女婿的畢業典禮。隨後就到大都會紐約與考取世界日報編輯的小女兒玉容同住一段時日。

楊明退休後赴美，前兩年都在洛杉磯當教會義工幫牧師寫傳記，去年底就幫「南加州聖教會」出了一本25周年紀念集，她負責訪談教友並書寫感人的見證，生活頗為紮實。這次到紐約，一面照顧首度出國的小女兒，另一方面打算好好認識一下紐約。行前她最為不捨的就是心愛的貓咪，為此三番兩次考慮縮短停留美國的時日，天人交戰備受煎熬！

出脫上海房・汪瑩了心願

汪季蘭

汪瑩在上海古北區的房子，自從2005年5月之後，就因為該區的第三期、第四期房子先後興建而無人承租。這次她隨先生到蘇州大學講學，最大的心願就是把房子賣掉。在每週都有十數批人前去看房的情況下，她賣了五個多月才成交。

古北區的屋主以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人居多。近來上海本地的人也開始入住。汪瑩的房子因為臥室朝北，本地人多不願問津。他們相信朝南的臥室冬暖夏涼，但一個房子客廳和臥室都朝南的機率不高。汪瑩只好以地球暖化的趨勢來開導他們，最後承購人是一個退役的空軍轟炸機駕駛（當初是否專門對付台灣，該人不肯回答）。

熊貓現身

封德屏

熊貓的可愛在牠的身型和眼睛，也有人說是牠的性情。熊貓珍奇罕見，觀之愉悅、滌心淨慮，待若上賓，可；有朝一日，如果真的與你形影不離，揮之不去，那就——萬萬不可。

不久前一位出版界前輩請客，飯後齒頰留香，我還陶醉在餐廳富麗迷人的氛圍中，一位認識多年的文友突然靠近我，用一種難以置信的語氣問我：「聽別人說，妳以前是個美女？」平時口才不算笨拙的我，竟然當場愣住，腦筋轉了幾轉，還是轉不出該回答「是」或「不是」的兩難。幸而身旁一位認識更久、情同姊妹的文友趕緊解圍：「封姊本來就很漂亮！」問題不再繼續，尷尬的氣氛才緩和下來。

我當然知道歲月無情。今年女兒大學畢業，兒子預官退役考上研究所，我不可能像三十年前一樣「妖嬌美麗」。十幾年前動完一次大手術後，朋友就警告，今後會因荷爾蒙失調，非常容易變胖，必須很努力地以節食和運動來維持身材。這些年來不是沒有警覺，幾次下決心與「美食共和國」斷交，也花了比別人多的時間運動，仍然功效不大，慢慢就對日漸渾圓的體態，從隱忍妥協到和氣禮讓，終至融洽共處。

多年來，我有一雙被形容為「水汪汪」，甚至戲謔成「會讓蚊子飛蟲跌進去、需要掛上窗簾」的大眼睛。當天晚上，我忍不住擦乾浴室裡霧氣瀰漫的化妝鏡，認真端詳自己：有點浮腫的眼框，略帶血絲的眼白，眼瞼下麵一道厚重明顯的「烏青」！這哪是什麼「靈動的雙眸」、「會說話的眼睛」？雖然鼻子、嘴巴輪廓依舊，整張臉全被這兩個黑眼圈搶去所有光彩。此一時刻，我由衷感謝那位文友，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鏡子中，我彷彿見到旅遊大陸時，在母親故鄉四川，動物園中那隻讓我驚喜心儀的「國寶」！

從此，「熊貓」現身！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誰要我選擇了一個鎮日與書為伍，與文字相伴的行業？除了縱情工作，傷神傷眼，近幾年我又不自量力，脫軌做了一些「冒險」的事。

1997年，為了圓心中一個「遙遠而不真切」的夢，我考取了當時國內唯一、剛創辦的出版研究所。開學在即，我才意識到臺北嘉義何其「遙遠」！但也只能趕鴨子上架，開始我連續兩年的長途奔波。第一學期每個禮拜要住嘉義兩天，機場、學校、辦公室計程車飛馳，熬夜趕作業報告，應付會嚇死人的出版專業英文。《文訊》的工作剛好又面臨新的任務挑戰，開始舉辦第一屆青年文學會議，創辦「五四獎」，又接下文建會委託的「台灣文學年鑑」、「作家作品目錄」的專案工作。

為了不讓學業影響到工作，每次一出機場就直奔辦公室，把沒做的工作補上，深夜才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兒女入睡後，孤燈下，再回復學生角色，繼續埋首課業。日復一日，在2000年前，

我終於通過碩士論文口試，拿到學位。

這期間，《文訊》也一直在風雨飄搖中，動盪不安。2000年「國民黨精簡人事案」，為日後的組織改造已留下伏筆，我在《文訊》的16年年資以數十萬元結清，以後一年一聘，年資重新起算。

好朋友都勸我，多為自己想想，再去讀個博士，將來由實務工作轉向學術和教學工作，把我這二十幾年的經驗，傳承給有志於編輯的青年學子。我認真考慮這個建議，也開始付諸行動，準備考博士班。

2003年元月，《文訊》一夕之間劇變，剪斷了與國民黨連繫的臍帶，必須走自己的路。於是我從一個過去只埋首編務，幕後工作自得其樂，個性恬靜不多話的文學編輯人，馬上得調整角色，要去「自力經營」《文訊》；公關活動、尋求奧援、籌措財源、調整組織、市場行銷、掌控經費、行政管理…變成我的主要任務。這段期間，我充分感受到文化人的溫暖，一些作家、學者、媒體編輯的同好，不斷湧進鼓勵打氣的電話及信件，還有情義相挺、點滴在心的捐款，都是支撐我們不放棄、堅持下去的動力。

於是，我比以前更像過河卒子，只能努力向前。最大的改變是：《文訊》仍有理想，雜誌的品質不能沉淪，但商業市場的回應、讀者的接受度如何，不能視而不見，要嘗試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一年至少需要好幾百萬的經費，無法存活，談何理想？我開始錙銖必較，每個活動、每個委託專案，除了堅持一定的口碑與品質外，還要仔細評估效益、推算投資報酬率；以往對藝文界公益性、義務性的服務及贈送雜誌，在現實經濟因素的考量下，也不得不做適度調整。

就在《文訊》與這突如其來的驚濤駭浪搏鬥時，博士班的錄取通知也來了。明知這兩件事都非同小可，想要兼顧又兼善，可說難上加難。偏偏不服輸加一點死心眼個性的驅使，於是一咬牙，我又重蹈當年圓夢覆轍，繼續蠟燭兩頭燒的奔波生涯。好在學校在臺北，工作夥伴也非常支持、通力合作，2005年夏天，博士班課程及資格考總算先告一段落。

《文訊》未來的路途坎坷遙遠，還要一步一步走下去；博士學位有待論文的最後攻頂，生涯夢想仍只是夢想，還在延續。大環境壓力下，我變得不太可愛：奔走營求、趨勢附利，經常煩躁不安、患得患失，有時堅持己見，有時卻又輕易妥協。越來越不像原來的自己。

熊貓不是一夜長大的。說自己像熊貓，是朋友的抬舉、自我的膨脹，頂多是有那麼一點點「形」似「貌」像而已。如果真要有什麼地方能像熊貓，我倒是衷心希望，是牠那種與形體長相迥異——「與世無爭、無愧於人、恬淡自適」的性情。眼前當下，這會是我的「癡心妄想」嗎？

踢踏過「還曆」

余思宙

人說，女人的年齡是秘密，但是，在我們家，卻由不得我。

早在去年，吾家表弟就提醒我已經XX歲，該請個客了。後來，經過說明，原來是誤會一場，把我多算了一歲，才作罷。

但是，該來的還是要來，才過年，家人、親戚，見了面就問：「是不是要請客啊？」讓人想躲也躲不掉，不得不面對嚴酷的現實。

其實，說穿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也不過就是日本人所謂的「還曆」罷了。再說，在同學當中，我還算是最年輕的，就坦然，不，欣然接受這個生命中唯一的一刻吧。

如果只是聚個餐，似乎平淡了些，來點特別的，如何？

經不起家人的慫恿，也是自己一點「虛榮心」的作祟，想「秀」一下這些年來學習的踢踏舞，來個自娛娛人。

沒想到，大女兒居然在市中心，找到一個可以大小適中、可以包場，更重要的是有個舞臺，而且是舖有木板、屬於專業級跳踢踏舞的舞臺，這樣一來，本來只是隨口說說的玩笑話，就「打鴨子上架」，要來真的囉。

既然要上場，就拉著我的「同學」——大女兒和妹妹一同「下海」，壯膽也壯大聲勢。

沒想到，曾經參加過老師成果發表會的我們三人，跳過相當複雜、艱難步伐，真要自己編排時，還真不知如何「下腳」才好。於是，打定主意，一切以可以「安全過關」，不會在臺上出糗為首要目標，「三個臭皮匠」相互拼湊拼湊，把平常課堂學到的盡量簡化，利用假日練習、排練。揮汗之餘，不得不佩服自己的能耐，一切像是大型演出般的認真。

說起踢踏舞，我和它還有一段小小的淵源呢。早在唸小學時，媽媽和阿姨不知從哪裡來的靈感，替我和表弟找到一位踢踏舞老師，每個星期在家中上課。沒有舞蹈細胞的我，經常是邊哭邊跳，嚷著不要上課；而表弟卻是有模有樣，跳得活靈活現，總讓我惹得一身罵。話雖如此，我們還應邀在好幾個場所表演過，其中包括了臺北市中山堂!!

後來隨著升學等因素，學舞這檔事就自然中斷了。但是，事隔N年，應該是懷舊吧，心裡深處總有個悄悄的念頭，「什麼時候再重穿舞鞋，一圓當年未完成的夢吧!」

於是，離開職場之後，第一件要務就是四處打探哪裡可以學習踢踏舞。說來也好笑，一班同學當中，我總是最「資深」的----不是舞齡長，是生理年齡啦。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老師教的舞

步，我總是最早能做到而且可以記住的幾個人之一。

於是，學習意願更高，興致愈大。而且遍訪名師，一個星期可以跳上七、八個鐘頭。在踢踏聲中，盡情享受汗如雨下的快感，還有那莫名的高漲情緒。

在我的感染下，大女兒首先加入「同學」的行列。雖說母女有著同好，其樂融融，但是在年輕人眼裡，我自以為是的舞姿和舉步被批評得一無是處：「沒有拍子、沒有節奏」，老天，這正是踢踏舞最重視的原素吶。

接著，妹妹也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從踢、踏開始學步，從同手同腳、跟不上節拍，到可以不時指點我，現在的勁道比我還大。

「三人舞團」在即將面對眾親友的「壓力」下，戰戰兢兢，相互砥勵，勤練腳步。沒有人喊累，都為這難得的機會而興奮。

一切按照計畫進行，用餐告一段落，該我們上場了。樂聲揚起，三人開始踢踢踏舞，在眾目睽睽下，雖有差錯，但是，彼此相互「掩護」罩著，以笑容掩飾尷尬，總算也能博得親友掌聲。下了台，三人都認為比想像的要來得好!!

回想，過去一路走來，升學、就業，成家、為人妻、為人母，不是個性「大條」，總覺冥冥中受到保佑，每個階段都有同學、同事、長官相挺，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自己全力以赴，也算是怡然自得。

區區一介，利用「還曆」機會，找了不同時期的同伴代表，和家人一同，相聚一堂，並且親自「上陣」，把平時沒有說出口的感激、謝意，以腳代心，用誠摯的腳步，踢出我的情，踏出我的意，謝謝對我的寬容、厚愛、提攜、友情和溫情，讓我做一個幸福的人。

Nobody 蒸蛋

袁言言

五年前的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忽然接到家住洛杉磯即將臨盆的女兒從醫院來電話，原來小小子不耐候，硬是提早一個月報到。一時之間，遠在台北，甫升格的外婆我是心慌意亂加手忙腳亂，趕緊拾掇拾掇，火速更改機票，飛奔而去。

沒幾個月，還在開開心心的「喜獲麟兒」呢，小傢伙又出狀況，開始「厭奶」、「厭食」，可憐他媽咪千方百計千辛萬苦餵他養他。如今這個結實漂亮、總是眉笑眼笑的射手座寶寶Kyle（中文名林奕凱），朋友誇他「非常陽光」，而「知孫莫若婆」，早在他襁褓時，即向眾親友昭告——咱家小凱凱是「宇宙無敵世界超級」的大帥哥。

自此以後，咱倆老更是「吃苦當吃補」地在太平洋上空飛來飛去，為了和大帥哥常相聚首，參與分享他成長路上的點點滴滴。

小凱凱一歲十一個月，爹娘計畫帶他回台灣「卸貨」後到泰國度假，五天四夜。對於如此大膽的決定，老實說，我是「驚恐」多過歡喜。兩歲不到的小娃兒從沒離開過爹娘，萬一哭鬧不休該如何是好？豈知當天清晨，小傢伙睡眼惺忪可也很清楚明白地跟爹地媽咪說bye-bye，之後一切如常，頂多唸唸「爹地媽咪」或小小哭幾聲，反倒是「公公婆婆」親親熱熱地直叫得咱倆老心花朵朵開。尤其被眾親友公認祖孫兩相似度高達95%的公公，更是拚了老命地含飴「娛」孫，小凱凱不時揚起的咯咯咯咯笑聲，真如天籟。

白天，我們到大安森林公園散步，到十字路口目不轉睛看綠燈小人「Running」，到捷運站看「車車」來去……，要不就坐在小板凳上看「小小愛因斯坦」DVD，地球、星空、海洋、花鳥系列是他的最愛，安安靜靜一看就是四十分鐘。夜裡更是乖，常常，我盯著熟睡的小東西，忍不住親親小臉，捏捏小手，抓起小腳咬兩口，百思不解這麼個小小人兒怎會如此乖巧懂事，感動得心都疼了。

五天裡，我們一面神經緊繃唯恐有任何閃失，一面盡情享受和小凱凱相處的每一時刻，他媽咪連著兩天來電話，也詫異兒子的表現，事後承認當時相當失望，甚至有些「受傷」。

隔年寒假飛去洛杉磯，幾個月不見，小傢伙當然更是聰明可愛，又說又唱花樣百出；還跟著爹地學了好幾首英文老歌，特別是約翰·丹佛的「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聽他咬字清晰節拍奇準地唱完全首，咱倆老又是拍手又是叫好的大為驚艷。春節坐郵輪度假，船上小朋友卡拉OK同樂會，三歲的林奕凱，年紀最小唱的卻是這首最「成熟」的歌，只見他手持麥克風，有板有眼表演完他的拿手曲，在全場的掌聲笑聲中，很有禮貌地一鞠躬、下台。

因為陪著我觀賞，小凱凱「移情別戀」，嚴重地迷上「歌劇魅影」，尤其劇中的

「Phantom」，他稱之為「ㄋㄧㄣˊㄅㄨˊㄨㄛˊ、」（童言，指妖魔鬼怪），「照三頓」看的結果，不但劇情一清二楚，插曲琅琅上口，更大大刺激了他的表演「戲」胞，硬是拖著婆婆權充女主角，隨時隨地又唱又演。所謂的「唱」，只是整首重複幾個單句，可調子是非常準確絕不含糊而表情十足的。

因為他爹地是「英語人」，我只有抓緊機會中文教學，成績不惡；簡單的會話外，會背洋腔洋調的唐詩，還舉一反三，指著中國餐廳的店招大聲唸道：「西、有（遊）、記」——那餐廳名叫「避、風、塘」。

特愛哈拉善於social的小凱凱，除了「媽咪（爹地）I love you」「公公（婆婆）I miss you」整天掛在嘴邊迷死人不償命外，在超市主動跟兩個拿釣竿的大男孩搭訕，要跟人去釣魚；面對突如其來的熱情小小子，兩個大男孩一臉尷尬，不知如何是好。到公園，小凱凱和帶著小女孩來玩的陌生父親有問有答說個沒完，臨了「See you tommorrow！」講了又講地訂下明日之約。和媽咪去shopping，跟店員大哥哥就此聊開，依依不捨地一面往前走一面回頭說bye-bye，結果「叭」的跌了個「狗吃屎」，店員哥哥哈哈大笑，小小子立刻起身，臉一板聲一沉道：「It's no funny！」嚇得大哥哥忙收住笑連聲道歉。

雖然弄清楚男女有別，Kyle仍忍不住問媽咪小Birdy下的「附件」——「What's this?」「蛋蛋。」「Why?」簡單扼要的說法當然無法叫人滿意，媽咪還在思索怎麼回答咧，小男孩似乎自己找到答案：「Because I eat toomuch蛋蛋？」小凱凱的確超愛吃蛋，尤其是婆婆的「蒸蛋」。因此當婆婆逗他，「既然公公是你的好朋友，那他留在這裡，婆婆先回台灣，OK？」停了兩三秒，小傢伙一本正經回說：「I think it's not a good idea, nobody蒸蛋。」

有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四歲的林奕凱會告訴媽咪「I dream公公婆婆。I want to pickup公公婆婆。」今年春節去賭城度假，拉斯維加斯的五光十色，別說大人目眩神迷，連小男孩也看得目不轉睛興奮不已。一夜無話，第二天大早，孝子媽咪照例向兒子「請安」：昨晚睡得可好？好。有做夢嗎？有。夢到什麼？「Girls!」

我和他媽咪差點沒笑倒在地。

小小子林奕凱的「大駕光臨」，讓我們歡喜驕傲的升級為外祖父母，他「製造」的種種驚嘆、歡樂與煩憂，讓守著空巢已久的咱倆老生活愈發有滋有味，更加惜福感恩。

我的第二春

陳小凌

學海無涯，年過五旬之後選擇再進修或許是對自己另一項新的挑戰和體驗吧！五年前是我面臨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事業和婚姻一切歸零，生活失去重心，就在快要失序的那一刻，朋友相勸的一句話：「憑你的實力，為什麼不再拿一個學位！」畢竟好勝和不服輸個性，克服先前的猶豫，雖然離應考時間只有一個月，或許報考的是藝術學研究所，多年的藝文報導工作早已將工作和興趣相結合，一切應試十分順利。放榜當天晚上在新舞台遇到民生報的藝文記者黃寶萍時，一聲新招呼：「小凌姊，恭喜你成為我的學妹！」（寶萍是佛光藝 所的第二屆高材生）就此展開我人生中的第二春。

新生入學的第一天，同學相聚赫然發現個個都是當今在藝文教學和樂團界的高手。十八位因藝術相識的同窗在佛光藝 所所長林谷芳的「名士派」教學下，如魚得水般其樂融融。雖然許多同學都是學有專長，但所長特別要求選修的課程要跨組，也就是要求表演組（包括音樂、舞蹈、戲曲）必得選修造型組課程（包括繪畫、雕刻、建築空間、文物），造型組亦得選修表演組的課程，這是相異其他藝術研究所的教學方式。我個人認為這是林所長心中堅持全方位的跨領域藝術教學理念。因此，當第一次提筆畫水墨畫、第一次撰述觀賞京劇評論、第一次實務探索建築與空間的關係；雖然以往在藝文報導工作中，這些藝術活動都曾接觸過，但那都是如浮光掠影般的一篇報導，缺乏實際的探索和體驗。也正因為記者工作訓練自己「勇於嘗試」的信心，加上重做學生的樂趣，雖然透早五時就得摸黑起床，趕第一班的自強號到礁溪，但看到宜蘭同學在火車站貼心的相接送，早起的睡眠惺忪早已融入在同學的關愛之中。

重做學生的最大收穫是對藝術的觀點重新詮釋，以往記者報導工作中常有「隔行如隔山」和「霧裡看花」的遺憾。而今，在親身體驗之後，多了一層了悟和領會；無形中增長和充實自己對藝術領域的新認知。如今回首這段學生生涯，覺得最開心的是同窗結識為知心好友，大家沒有社會工作中那份勾心鬥角，有的是對藝術的那份相知相惜；即使如今學業告一段落，但為凝聚大家的情感，至今我們之間總會找空檔相聚，遇有好戲或是好的展覽也常會知會相邀共賞。

曾經有朋友戲言：「念研究所不難，難的是在寫論文的那一刻。」由於多年的寫作習慣，當我交出第一章緒論請指導教授過目時，教授看完的第一句話是：「你沒寫過論文吧！怎麼像寫報導評論！」這句當頭棒喝真是一語道破自己在許多事物上的積習和盲點。其後，在逐字考證引述申論之中，更體悟到文字工作的謹慎、事物的旁證引述的重要性。以自己撰述的論文為例，其主題是當今藝術市場上蘇富比和佳士得這兩家國際拍賣公司在中國古陶瓷藝術的市場導向和拍賣成果作分析探討。中國古陶瓷的市場研究，是二十世紀新興的學科。多年來文物市場的整體運作模式，多半是憑藉蘇富比和佳士得等拍賣公司舉辦的歷次國際性文物拍賣會交易資料，但缺乏整體性的歸納和分析。因次，藉此歸納整理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古陶瓷在國際拍賣會的交易史料，探討期間量價的變化和市場的實際供需關係。希望能建置明確的中國文物藝術市場的發展脈絡，同時，提供有興趣文物收藏者正確的資訊，能為中國文物藝術產業的拓展和建構，盡一份力量。這正是我選擇此

—「吃力不討巧」論文研究的起因。

因為，先前的資料整合和歸納整合，必須將這兩家拍賣公司於九十年代十年間在倫敦、紐約及香港三地春、秋兩季拍賣目錄132本，總數量18,203件古陶瓷拍品先做建檔工作，以中國陶瓷史的觀察來做分類，從史前陶器、漢陶加彩、隋唐鉛釉陶、越窯、宋官窯系、鈞窯系、磁州窯系、龍泉窯系，到明官窯釉下彩瓷、清官窯彩瓷、清民窯釉上彩瓷等。而由此一概括性的歷史架構來做分類整合所產生的數值，對市場的趨勢走向具有客觀性的佐證。君不知這一資料庫的建立可真是考驗我的毅力和決心，開始的幾個月內得先克服對每一件拍品正確的辨識，雖然拍賣目錄有拍品名稱，但其間也有誤差；將近兩萬件的拍品，的確需要萬般耐心去一一建檔。同時，由於指導教授應上海博物館之聘，擔任為期一年的特約研究員，緊隨老師抵滬親受教導，得以從文物市場報導的領域，進入中國古陶瓷研究的門檻，因而得以窺見中國古陶瓷藝術的風華。

這也是我這一兩年和諸位姊妹疏於聯繫的主因，而今，學業告一段落，去年家中九十歲母親也仙逝人間，萬般塵緣已去大半；目前的人生正計畫去當一位社會志工，開心地和相知的姊妹們同聚，祝福大家！

後記：據我個人了解，姊妹中和我一般「不知死活」再做學生的有許多位，像汪季蘭、陳長華、胡永芬、張典婉等，我這篇心得感想就當拋磚引玉，期望掌聲響起，有所迴響！